

德紀·列得安
浪子回家集

卜之琳譯



2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安特·列紀·德

浪子回家

及其前另五篇解說

卜之琳譯

西
小
版
書

文化生活出版社

版初月五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版再月六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號 四 十 二 路 通 交 口 漢
號 四 十 八 街 堂 祠 都 成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書 小 窗 西

集 家 回 子 浪

著 德 紀
譯 琳 之 卞

角 八 元 六 價 定

譯者序

這六篇文字，像散文詩，像小說，像戲劇，就不像作者紀德統稱爲的『專論』(Traites)，譯爲『解說』也還有點勉強（我是借用了日本名詞俾在中文裏稍別於『解釋』）說作者騙人吧，實又不然。不管繽紛的外觀，這些文字的重點是在思想或觀念。奧義的表白方法最完美的無過於託諸象徵，使言筌也還成爲結晶。『一點神話本來就夠了，』作者在首篇『納蕤思解說』的劈頭就說了。這裏作者所處理的就都是希臘和聖經的神話，傳說，或寓言。以象徵詮解象徵，書中有書，畫中有畫，層層疊疊，意味百出，結果又難免使讀者眼花撩亂。剝蕉的過程自有其價值，在這種步步象徵的場合把蕉心剝出了給讀者，實是剝奪了讀者。看蝴蝶的全貌決不可解除了它的翻翻而把它釘住了。可是，雖然祭司的職位非敢擅代，我們也儘有義務鼓勵讀者的勇氣，使他們知道這些繽紛的外表底下並

第一篇『納蕤思解說』的副標題『象徵論』實在名符其實。納蕤思想認識自己的美，去時間的河上臨流而想起了樂園。這裏的樂園也就是柏拉圖的觀念世界，那是完整的，那是結晶的，那裏的一切都是象徵。作爲正中心的亞當不安於坐觀，想參加大觀，證見自己，一動就破壞了和諧，失去了樂園，撩起了時間。於是人類和一切都努力想恢復完整，恢復樂園。結晶的境界達到了，可是馬上又給自私心摧毀了，重失去樂園，一切又得重新來。詩人該在那裏觀看，透入形象以下去抓住核心，給予它一個樂園的，結晶的形體。『藝術品是一個結晶——一部份的樂園』那裏的一言一語都是『透明而能以啓迪』的象徵。象徵的過失是偏重自己而不顯示真理，即以辭害意。用象徵的說法，納蕤思對自己的美貌動了慾念，想法俯下水去吻它，就失去了水中的幻影，平靜而遠觀了，他就又感覺到通過自己的象徵世界。

『戀愛試驗』或『浮念解說』就故事而論，無非是路克與拉結相遇於春天，互相

愛悅，彼此結合了，過了整個幸福的夏天，到秋天感到了愛情的壓足，各自『夢想了新的東西』，『沒有眼淚也沒有微笑的』分了手。意義顯然：欲念的滿足只是落空。對『夫人』或『妹妹』講這個故事的講到後來連自己都厭倦了，起身走了，直到冬天才想比路克和拉結要不同的，較好的一同來續下故事，而在爐邊聽『妹妹』指出教訓：不要把路上的障礙當作目標而要超越它們，作為唯一的目標而從每件東西裏發現神。

『假先知解說』裏的愛爾·阿虔本只是市井的說故事人，被一羣人民帶出去追隨一位王在沙漠裏輾轉跋涉而尋覓虛無縹渺的什麼目的地。王永遠深藏在所乘的轎子或所歇的篷帳裏，叫誰都看不見。愛爾·阿虔走久了就在娛人自娛的唱詩中給跋涉造出了豪華的前途，自誇他可見王，絕望中渴求見王而終得賜見。他的幻想居然全符王旨，而且彷彿要裝進什麼就是什麼。他就成了王與人民之間的傳達人。可是他只愛了王，忘記了人民，忘記了顯示王旨。確信漸失，只靠接近王而重振，於是他更只想接近王。他自己愈動搖愈想接近王，王也就愈弱愈萎頓。最後王死了，他瞞過了人民，就用謊騙用威嚇

把他們從沙漠裏領回了城市。信心死了，謊言代起，却只能領導向後轉了。

『菲洛克但德』裏的『三種道義』是奈歐浦多倫代表的憐憫或人道，宇荔士代表的國家觀念和菲洛克但德代表的超越自己的德行。在希臘英雄遠征忒羅亞的路上，菲洛克但德因落腳一個孤島，被毒蛇所傷，由自己的苦楚襲佔了，既不能一意矢志國家，呻吟且有折全軍的士氣，而被統領們拋下在那裏，靠他自己的弓箭生活。希臘英雄們爲了打下忒羅亞，一切代價都付了，如今欲竣全功，就還差最後一種德性，就是要菲洛克但德供獻出他的弓和箭。宇荔士來計取它們，怕菲洛克但德的懷恨，就帶了年輕無邪的奈歐浦多倫來做掩護的工具。這個青年人知道了這個不義的詭計，憤然行德，違背了宇荔士，把交給他催眠菲洛克但德的一小瓶藥物拿出來，結果反而讓菲洛克但德自動搶飲了，讓宇荔士感服而命令奈歐浦多倫拿走了弓箭。由於犧牲，菲洛克但德不爲什麼而達到了凌駕自己的高度。

『白莎佩』的觀念是別人的幸福不可強奪。大衛王奪了他手下的忠勇大將烏利

亞的夫人，却大爲失望。白莎佩儘管可愛，從她和丈夫以及家庭環境的配合中單獨挑出來了，却並不能使大衛王得到他所嫉妒的幸福。他反而永遠被悔恨所苦了，因爲他既不能把白莎佩原封奉還，而且已經把烏利亞打發到危險的戰陣而陷害死了。

最後一篇的『浪子回家』，在真切的表現了一個熟悉的回到傳統的題材以外，如有什麼特別新奇的地方，那就是弟弟的接着就出去，東西帶得更少，地方可能走得更遠。把各篇的內容要旨捉摸了一下過後，我們看得出這六篇文字湊在一起，除了名義

上都稱爲解說，形式上合備了文學作品的各格——頭兩篇像美文 (Fables) 或散文詩，第三第六兩篇像小說，第四篇像戲劇，第五篇像自由體詩劇——也並非全出於偶然而自有其互相貫通的意義。『納蕤思解說』與『戀愛試驗』前者說明了自我之不可偏重，顯示真理爲第一要義，後者說明了障礙之不可認爲目的，發現一切事物底下的神性爲唯一終極，一而二，二而一的表彰了不執着的德行。不執着的德行又在『愛爾·阿度』裏反證了一下，假先知迷戀了王而忘記對人民宣達王旨，終毀了真信念。這貫穿到

第四篇裏，我們也就看見了菲洛克但德如何在被拋棄所在的孤島上無所爲而爲的拋棄了最後的弓和箭而超越了自己。相反的，在第五篇裏大衛王進一步想侵佔人家的幸福而犯下了連串的害人害己的故失。這兩篇小戲劇對照得極妙。菲洛克但德一行美德，另兩種道義，奈歐浦多倫所代表的憐憫和宇荔士所代表的愛國心，也同時完成了。大衛王一動私慾，就什麼都差了。拋棄不是消極的，實有積極的作用。甚至到最後一篇裏，浪子和他的弟弟不拋棄家也就出不去。

『浪子回家』裏的回來或重來的觀念，跳過了其前的兩篇小戲劇，又可以回溯上去，貫穿着頭三篇。愛爾·阿虔知道王雖死了，人民雖然回到了城市，王的弟弟却大起來了，將會同另一羣人民重開始相仿的歷程。這個回來或重來的觀念在『戀愛試驗』裏雖然不明顯，可也隱含在內。路克與拉結在終於分離以前，一塊兒出去了又回來了許多次；路克講給拉結聽的故事裏兩個騎士分頭出去了又回到一起了。要講『四季與靈魂的關係』就免不了涉及回來或重來。而在『納蕤思解說』則正是『講了重新講』樂

園的永遠重失去與重造，真不啻列在卷首第一篇的緒論。

這篇寫在一八九〇年也就是在紀德二十二歲的『納蕤思解說』也本該擱在卷首的，若講各篇按寫作年代的排列。這本書也確乎照年代排列的，除了最後一篇『浪子回家』與最後第二篇『白莎佩』的先後顛倒。『浪子回家』寫在一九〇七年，『白莎佩』發表於一九一二年，也就是各篇成集出版的一年，但腹稿在先亦未可知。差不多二十年的時間裏，紀德在這本書的各篇裏是否也永遠舊調重彈呢，還是也表現了一點演變與進展？紀德寫頭幾篇解說的時候正還是跟梵樂希輩年輕人出入瑪拉美門下的時期，這位大師的影響在他的筆下也看得出。『納蕤思解說』尤其明顯的標出了遺世獨立的瑪拉美式的隱逸主義，以其詩人只應遠觀的說法。（紀德在這裏把美學與倫理學的說法打成了一片。）紀德當時的主張是高瞻遠矚，出而不入。『戀愛試驗』雖然還是主張不去滿足慾念，因為那是浮念，却已經借路克與拉結而在『昨夜西風凋碧樹』的秋天表現了『望斷天涯路』的想望，儘管還是瑪拉美『海風』式的嚮往。講故事的也

『夢想了旅途的幸福。』不管怎樣，大家終於上路了——也可以說是入了拱衛在與這個問題不大相涉的『菲洛克但德』與『白莎佩』前後的愛爾·阿虔與浪子則遙遙相應的都是過來人了——入而出了。他們回來的時候已經像柯爾立治的古舟子一樣了——『悲哀而睿明』(Sad and Wise) 回來的他們已經不是原先的他們了。這想來該是一個螺旋式的進步。

進步也見諸文章的風格。紀德的風格向來是極富於聖經體的兩重美處，靈性的熱烈與官感的富麗。像雪白的火焰與金黃的水波。這本書尤為其中之最好的一例。可是我們在這裏也看得出演變。前三篇，尤其是頭兩篇，作者行文不免搔手弄姿，正犯了他自己在『納蕤思解說』裏所說的象徵的故失——以辭害意。讀到後三篇，尤其是最後一篇『浪子回家』，我們面對了直捷醒豁的風格，就無須停停頓頓的探索意義，曉曉的警告自己說當心被外表的芳芳馥馥給迷失了。

附記 這裏只是大致順紀德自己的觀念解釋他這本書而已，批評的工作則留給了讀者自己。我自己
在『新的糧食』序與『窄門』序中已經稍稍批評了幾句。不過那只是以身作則，給讀者做做批評紀德的
榜樣而已，正如我自己的解釋也無非給讀者做做榜樣，因為紀德的作品總是那樣複雜，怎樣也解釋不全，又
那樣的真像象徵，容得下多方面自圓其說的解釋。

目 錄

納癡思解說 (Le Traité du Narcisse)	一
戀愛試驗 (La Tentative Amoureuse)	二三
愛爾·阿虔 (El Hadj)	五三
菲洛克但德 (Philoctète)	九三
白莎佩 (Bethsabé)	一三五
浪子回家 (Le Retour de L'Enfant Prodigue)	一七一

納蕤思解說

(象徵論)

給 保羅·梵樂希 (Paul Valéry)

Nuper me ni littore vidi

(近來我沒有在岸邊待過)

浮世爾 (Virgile)

「納藝思解說」先曾發表于「政治文藝叢談」(Entretien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

八九一年一月號；其後不久，差不多隨即，出版于獨立藝術書店(Librairie de l'Art Independent) 。

書本也許是並非必要的東西；一點神話本來就夠了；宗教就完全寄託在那裏。人民驚訝于寓言的外觀，並不了解而崇拜；深思的祭司們，俯臨意象的深處，慢慢的參透象形的奧義。于是大家要解釋了；書本闡揚了神話——可是一點神話本來就夠了。

納蕤思的神話是如此：納蕤思是十全的美，——也就因此他是純潔的；他鄙棄山林川澤的女神們——因為他戀慕自己。沒有一絲風攪動泉水，他在那裏，寧靜的，低着頭成天凝對自己的影子……——你們都知道這個故事。然而我們還要講它，一切都早就說過了；可是，因為沒有人聽信，講了總得重新講。

現在，沒有岸也沒有泉水；沒有變形也沒有白鑑的花；——什麼也沒有，除了納蕤思，

單剩一個納蕤思，凝思的，孤立在灰色浮雕像上。他在時間的無用的單調中感覺不安；搖漾無主的心中反復自問。他想知道究竟自己的靈魂具何種形體；它該是他覺得，非常可愛，如果從它的悠長的顫動上判斷它；可是他的面容！他的面容啊！竟至于不知道是否愛自己……不認識自己的美，我鬧不清啊，在這幅遠近場面都不相襯托的，沒有線條的風景裏。啊！不能夠看見自己！來！一面鏡子！鏡子！鏡子！鏡子！

納蕤思，不懷疑自己的形體在什麼地方，起來了，走去找他所企望的輪廓以包裹自己的大靈魂。

在時間的河邊上，納蕤思停住了。歲月所穿流的，命定的，空幻的河。簡單的河岸，像一副嵌水的粗製的框子，像一面沒有錫泥的琉璃鑑子；背後什麼也看不見；背面鋪着空虛的厭倦。一條陰暗的，昏沉沉的運河，一面變成水平的鏡子；誰也不能由無色的周圍中認出這片黯淡無光的水，要不是感覺到它在流。

從遠處看來，納蕤思以為這條河是一條大路；獨自一個在這一片灰色上，他厭倦了，

于是挨近來看東西從那裏經過。兩手在邊上一攔，現在他臨流了，依照傳說中的他那種姿式。啊，他一。看之下，水面一層薄薄的外表突然五色繽紛了。——岸邊的花，樹木的幹，東一塊西一塊反映的藍天，專等他而存在的，在他眼底各自生色的一片映影的奔流。于是丘陵露出來了，森林沿着山谷的斜坡排列出來了，——依照水流而波動的，波浪加以變化的一重重幻影。納蕤思看得十分驚異；——可是不明白，因為是互為推移的，究竟是自己的靈魂支配波浪呢，還是波浪支配它。

納蕤思觀看的地方，就是現在。從老遠的將來，種種東西，還只是可能的，擠向實在；納蕤思看見了，隨即逝去了；流往過去。納蕤思馬上覺察到總是同樣的東西。他尋問；于是沉思總是同樣的形體流過去；只有水的突進使它們發生差別。——為什麼相異？為什麼相同？——想必它們是不完整的了，既然他們總得重新來……而一切，他想，都向一個樂園的，結晶的，已失的原形，努力突進。

納蕤思夢想樂園。

樂園並不大；完整的，每一個形體都僅僅在那裏開花一次；一所花園把它們完全包
含了。——它當真有過嗎，還是不曾有過，於我們有什麼關係？可是它一定是這樣的，如果
它確曾有過。那裏一切都在一度必要的開花裏結晶，一切該怎樣就完全怎樣。——一切
都不動，因為什麼都不企望更好。單剩平靜的引力緩緩的執司全體的運行。

因為在「已往」和「未來」中，沒有一個飛躍是會停止的，樂園並非變成，——只
是終古長存。

純潔的伊甸「觀念」的花園！那裏種種有節奏的，確實的形體，毫不費力的顯示它
們的韻律；那裏每件東西看起來是怎樣就是怎樣；那裏「證明」是毫無用處。

伊甸！那裏悅耳的微風按照預知的曲線而波動；那裏天空展開無邊的蔚藍，掩蓋勻稱的草地；那裏各種的鳥都帶了時間的顏色，花上的蝴蝶都實踐神意的諧和；那裏玫瑰是玫瑰色的，正因為玫瑰甲蟲是綠的，玫瑰甲蟲是因為來，所以停在玫瑰上。一切像數似的完全，一切都按部就板；線條的應和中流出一種諧調；花園上漂着一片永恆的交響樂。

伊甸的中心，亘上下三界的大榕樹（Yggdrasil）對數的喬木，在土壤裏深植生命的根，向周圍的草地上散佈濃密的蔭，枝葉裏掩着惟一的「夜」。樹蔭裏，靠着樹幹，放着「神祕」的書——那裏記載着應該知道的真理。風在枝葉間吹着，成天的拚讀書中的必要的象形文。

亞當，虔誠的，在諦聽。獨一無二的，還沒有性別的，他坐在大樹的蔭裏。人造物主的一體，神的役員！爲了他，藉了他，一切的形體才各自顯現。他據在這個仙境的正中心，一動也不動，看這個大千世界在面前舒展。

然而老是做一個觀客，看自己不能參加，只有坐着的大觀，他覺得厭倦了。——一切

都爲了他表演，他知道——可是他自己……——可是他自已看不見自己。那麼其他一切于他何有呢？啊！看見自己——當然他是有權力的，既然他創造，既然全世界都維繫在他眼底，——可是誰知道自己有什麼權力呢，如果一直沒有被證實？——由于觀看它們，他再不能與這些東西有所區別了：不知道何所止——不知道何所之！因爲究竟是一種囹圄生活，如果你不敢嘗試一個動作而不至于攪破全盤的諧和——而且，算了吧，這種諧和也叫我氣惱，還有它那種永遠完整的調和。來一個動作！一個小小的動作，爲的認識——一點不諧和，總之——好吧！一點意外。

啊！抓住！抓住！抓住！大樑樹的一枝在他着了迷的指間，而且要把它折斷……

完事了。

……起初是一點極微細的龜裂，一聲叫，可是它發芽了，伸張了，尖銳的嘯了，暴風似

的號了。枯萎了的大榕樹，搖搖欲頹，軋軋作響；原先有微風在其間遊戲的那些樹葉，顫抖而瑟縮，在突起的疾風中飄動，被席捲而去——去渺茫的夜空，去不可知的地方，向那邊同時飛奔着零落的大聖書上脫下來的一片片散亂的書葉。

向天空升起了一片霧，一滴滴淚，雲落成淚，復升而爲雲：時間誕生了。

驚惶失措的人，分成兩半的兩性的人，因痛苦和恐怖而哭泣，帶了一種新的性，覺得胸中湧出了一種欲念，要那個差不多和他一樣的另一半，就是那個突然跳出來的女人，他摟抱的，他想恢復的，——那個女人，想經由自身，重造完全的人，並且想就此截止這種類，盲目的努力中，將使得一個未知的新族類在她的腹中動彈，不久就要向時間送出另一個人，仍然是不完全而且是不自足的。

將散佈在這個黃昏與祈禱的大地上的你這可哀的人類啊！失去的樂園的記憶將要來蹂躪你們的狂歡，那個樂園你將要到處去尋找——將有先知們對你提說——還有詩人們，就在這裏哪！他們將要搜集那本非記憶所能及的聖書的零葉，因爲那裏記載

着應該知道的真理。

二

如果納蕤思回過頭來，我想，他會看見一道綠岸，也許會看見藍天，樹，花——總之是一些固定的，而且持久的東西，可是它們落在水上的反映時時刻刻在破碎，而且受波浪的疾逝所變化。

這水要到什麼時候才停止它的流逝呢？終於帖然了，成了靜止的明鏡，在影象的相似的純清裏——終於相似了，以至於和它們相混了——展示那些定局的形體的線條，——以至於終於變成了它們。

時間要到什麼時候，停止了它的流逝，才使得這流動靜息呢？形體，神聖而永久的形體只等待靜息，以便重新顯現，呵！你們要到什麼時候，在哪一個夜裏，在哪一種寂靜裏，才重新結晶呢？

樂園總是要重造；它決不在什麼遼遠的狄里(Thule)它就存在在外觀之下。每件東西都潛在的含有它本體的內在的和諧，就如同每粒鹽都含有它結晶的原型——倘若哪一天來了一個緘默的夜晚，降落最濃重的露水的；不波的深淵裏將盛開一朵朵秘密的窗眼了……

一切都竭力想回復它失去的形體；形體是歷歷可見的，可是已經玷污了，歪曲了，而且不自足，因為它總要重新來，它被鄰近的那些形體推擠着，阻撓着，原來它們也各自竭力想顯現——因為，存在是不夠的；必須要證明——而且各自受自尊心所迷惑。流過的時間凌亂了一切。

因為時間只是因一切東西的消逝而消逝，每件東西都苦纏，皺縮，想把進行弄得慢一點，想顯現得好一點。乃有些時期一切東西都變得凝滯，時間靜止——大家相信——當聲音隨動作而停止——一切都沉默了。大家等待；大家明白這一刻是悲壯的，不該動

一動。

『天上寂靜；』一切天啓的開場。——確是悲壯的，悲壯的時期，新世紀從這時候開始，天與地在這時候合一，七印封嚴的聖書在這時候展開，一切在這時候固定于一種永久的姿勢……可是突然起來了一種不合時宜的喧噪；那些精選的岡上，大家以為時間就要到那里停止的——總有一些貪婪的兵丁公分衣服，拈鬮以決定襯衣的誰屬，——同時那些聖女因失神而一動也不動，幔子裂開而洩漏聖殿的機密；天地萬物終于同看基督在最後的十字架上僵冷，講着最後的話：『一切都完……』

……其後，不一切都是要重造，永遠要重造——因為一個拈鬮者並未停止他無謂的手勢，因為一個兵丁要得到一件襯衣，因為有人不介意。

要知道過失永遠是一樣，永遠重失去樂園：個人思考自己，而激情要作主，宛然傲慢的貼優，不肯受命。●

做不盡的彌撒，每天有，為的重新使基督受臨終的苦痛，使民衆處祈禱的地位……單是一處的民衆——到全人類都得仆伏的時候——那麼一次彌撒就夠了。

倘若我們會注意，而且會觀看……

● 「真理」存在在「形體」即「象徵」之下。一切現象都是一種「真理」的「象徵」。象徵的唯一的職分是顯示「真理」。它的唯一的過失：偏重自己。

我們爲顯示而生活。道德和美學的規則是相同的：凡是不顯示什麼的作品是無用的，而也因此是惡的。凡不顯示什麼的人是無用的，惡的。（高出一層看，我們就可以看見一切都是顯示的——但只有過後才認得出。）

一切代表「觀念」的，總傾向不注重它應當顯示的「觀念」而注重自己。偏重自己——這就是過失。藝術家，科學家，不應該注重自己而不注重他要道出的「真理」。這就是他的全盤的道德；不注重字，不注重句，而注重他們要表出的「觀念」。我簡直要說，這就是全盤的美學。

我並不以爲這種說法是新的；「拋棄」的教理也無非講這種道理。

藝術家的道德問題，並非他顯示的「觀念」應該多少對於大多數是道德的，有用的問題是他

是否把「觀念」顯示得好。——因為一切都應該被顯示出來，那怕是最不祥的東西：「弄出流言來的人該死，」可是「流言總得來。」——藝術家和配得起稱人的人，為某種事物而生活的，應該先犧牲了自己。他的一生無非是向這一點的進行。

現在顯示什麼呢？——這個我們可以在「沉默中習知」。

（這個註作于一八九〇年，與這篇解說同時。）

詩人就是觀看的人。他看見什麼呢？——樂園。

因為樂園到處都在；我們不要相信外表。外表是不完整的；它們期期艾艾的講述它們所包含的真理；詩人，聽到一言半語，就應該了悟，——然後復述這些真理。科學家不也就是做這種工作嗎？他也探究事物的原形和它們的繼續的法則；總之他重構成一個世界，合乎理想的簡單，那里一切都合乎規則的井井有條。

可是，這些原形，科學家用緩慢而膽怯的歸納法，經過無數的例證去探究；因為他止于外表，而且亟欲獲得確證，他不肯貿然測度。

詩人呢，他知道自己已在創造，他在每件東西裏測度——他只要一件，象徵，以啓示它的原型；他知道外表不過是象徵的假託，掩蔽的衣服，俗眼所止步的地方，可是它指示我

們說象徵在那里。●

虔誠的詩人在那裏觀看；他俯臨象徵，沉默中深入事物的核心——當他，幻覺中，認出了「觀念」它的「存在」的內在的諧和，支撐不完整的形體的，他就把它抓住了，然後，不顧這個在時間裏覆被它的暫時的形體，他就重新給它一個永久的形體，終於是它的真正的「形體」而且是定局的，——樂園的，結晶的。

因為藝術品是一個結晶——一部份的樂園，那里，「觀念」重新在高度的純粹中開花，那里，就如同在消失的伊甸裏，正常而必要的秩序把一切形體安排到一種對稱而相依的關聯中；那里，字的倨傲並不僭奪「思想」——那里的有節奏的，確實的句——還是象徵，然而而是純粹的象徵——那里一言一語，都變成透明而能以啓迪。

● 讀者當已經明白我所謂象徵——就是一切顯現的東西。

這樣的作品只有在靜默裏才會結晶；可是就在人羣的中心也有的是靜默，在那裏躲避的藝術家，正如摩西在西乃山上，遺世獨立，避開了事物，避開了時間，裹了一片光華的霧圍，駕乎熙熙攘攘的芸芸衆生。在他身上，緩緩的，「觀念」息下了，然後，晶澄透剔，開花在時光以外。因爲它不在時間之內，時間完全不能奈何它。我們不妨進一步說：我們懷疑，樂園，在時間本身以外，或許從來只有在那裏存在過——就是說，只有理想的存在過吧……

同時納蕤思從岸上觀看那個被愛欲所變形的幻影；他做夢了。孤寂的，稚氣的納蕤思戀上了那個脆弱的映影；迫于愛撫的需要，想滿足愛欲的渴望，他俯臨河水。他俯下身去，突然間，那個幻象消失了；他看見河面上只有兩片嘴唇在自己的唇前張開，一對眼睛，他自己的，在看他。他知道這就是他。——知道他是單獨的——而且知道他戀上了自己的面容。周圍一片空虛的蔚藍，被他蒼白的雙臂所搗破，手臂因欲念而伸過碎了的外表，

穿入一種未曾前知的原素。

他重新仰起了一點；面容又遠了。水面，像早先一樣，五色繽紛了，幻影又顯現了。可是納韃心思裏想，吻它是不可能的，——不應該轉念一個映影；一個佔有它的動作會把它攪破。他是單獨的。——幹什麼呢？遠觀。

莊嚴而虔誠，他重新取平靜的態度：他不動——象徽逐漸大起來——他，俯臨世界的外表，依稀的感覺到，吸收在自己裏面，流過去的人類的世代。

這篇解說也許是並非必要的東西。一點神話本來就夠了。到後來大家纔要解釋了；由于祭司的狂妄，想啓示神祕以博人家的崇拜——或者祭司的根深蒂固的同情；也由于使徒的癡心，使得大家揭示，使得大家在指示中發瀆，聖殿裏那些最祕密的寶藏，因為大家都甘單獨敬仰，大家都願意他人也崇拜。

戀愛試驗

或

浮念解說

給 法朗歇思·耶麥 (Francis Jammes)

欲念是一片輝煌的火焰；它所接觸的一切，都只剩灰燼——一點風就吹散的

輕煙——我們也是想可以永久的東西吧。

加爾岱隆：「人生是一夢」(Calderon: La Vie est un Songe)

我們的書本將不是十分忠實的記載我們自己——而是記載我們的可哀的欲念，對於永爲禁地的他種生活，對於一切不可能的動作的想望。我在這裏寫一個夢，這個夢簡直太攪擾了我的思緒，而且要求存在。今年春天，一種求幸福的欲念使我厭倦了；我希望自己開一次更完美的花。我希望幸福，彷彿我再沒有別的什麼狀態可以處了；彷彿過去並不能永遠控制我；彷彿人生並非由它的哀愁的習慣所造成，明日也不是昨日的廢續——彷彿也不會有此一日；今日我的靈魂早已恢復了它的慣常的研究，當它一擺脫了它的夢想。

而每一部書無非是一種延遲了的企望。

確實無疑，決非人類的麻煩的法律，決非畏懼，決非廉恥，決非悔恨，決非自己乃至自己的夢想的顧慮，決非你，愁慘的死啊，決非墳墓的恐怖能阻止我追求我的所欲；什麼都不能——除了知道這是如此強的，覺得自己比它還要強，要克服它的驕傲。——可是如此高傲的勝利的喜悅——還不如屈服于你們，欲念啊，還不如不戰而降，來得甜蜜，來得好。

今年當春天來的時候，我受了它的恩惠所惱；因為欲念使我的孤獨變得苦痛，我早上出了門，走到田野去。太陽成天照在原野上；我一邊走一邊夢想着幸福。當然，我想，世界上另外還有些地方的，除了我帶了我的靈魂來放草的這些荒野。什麼時候我能夠，遠離

了我的抑鬱的思緒，向太陽裏放縱全盤的歡樂，忘掉了昨日，忘掉了那許多無用的心念，擁抱那毫無疑慮，毫無畏懼，挺然而至的幸福呢？那天晚上我不敢回去了，因為我會想到太多的新的不安；我走往前好多次使我的哀愁迷失過的樹林——夜來了，也來了月光。樹林變得沉靜了，而涵滿了奇異的陰影。微風顫動；夜鳥醒來了。我走進了一道幽徑，那里的砂子在我的足前閃爍，這道迤邐的白光引導我向前。在較疏朗的枝間，當微風搖樹的時候，可以看到霧靄的不可捉摸的形狀飄浮在小徑上空；夜心裏露水從樹葉流下的時候，香味冒起來了，樹林乃脈脈含情。草間有一陣陣的寒噤；每一種形體，尋覓，找到，作成諸和，一朵朵大花搖曳着，花粉紛紛的飄盪着，比霧靄還要輕。一種祕密的，神往的歡樂可以感覺到，在樹枝下瑟瑟作響。我等待。夜鳥哀啼。隨後一切都靜了；這是黎明以前的入定；歡樂澄澈了，我的孤寂興奮得狂了，在蒼白的，知己的夜底下。

Qualquiera ventio que sopia.

(只要是吹的，隨便什麼風。)

一點風就吹散的，輕塵。

29

黎明來了。滿抱了花朵，路克從夜色未退，曉寒微沁的樹林裏走出來，坐在林邊的斜坡上等待日出。他的面前展開一片潮濕的草地，五顏六色的花朵以及蒸發的，閃耀的露水。路克等待着幸福，深信不疑，自以為它會來的，就好像一羣蜜蜂飛來棲息，自以為一切

都早已爲他進行了。黎明因一種無限的喜悅而微顫，春天從微笑的呼喚中誕生。一片歌聲搖漾起來了，出現了一組環舞的少女。

如醉如狂，被濕草所沾濡，頭髮還保持夜間的鬆散，她們採摘各色各樣的花朵，捉起了裙子當籃子，赤腳跳舞。隨即厭棄了迴旋舞，她們乃走下草場，走到泉邊，在那里洗臉，在那里照影，準備接受白天的快樂。

分散的時候，誰都忘記了自己的伴侶。

拉結回來了，獨自一人，若有所思的；她檢起掉地的花朵，俯首作重新採摘的樣子，這樣好不看見路克走來。她採摘金鳳，連翹，雛菊，以及一切草地的花。路克拿了山溝裏長的毛地黃，紫羅蘭色的風信子。他就在拉結的近旁；現在她編花了。路克願意，可是不敢，把自己的花加入那個花環；突然間，把它們扔在她的腳邊：

『這些是樹林裏的暗色的花，』他說了，『我在蔭裏採來的，——給你，因爲來者原來是你，我整整的尋覓了一夜。你像今年這個春天一樣的美麗，你比我自己還年輕。今天

早上我看見過你的裸足。你是同你的伴侶在一起，我不敢接近你；現在你獨自一人在這裏了。請你接受我的花，請你過來；我們來領教賞心的歡悅吧！』

拉結有情的一笑；路克握了她的手，他們一塊兒走了。

全天過在遊戲與歡笑中。晚上路克獨自回家了。夜來了，可是不給他帶來睡眠；他一再離開了太暖的床，在房間裏走來走去，或者在敞開的窗口憑倚。他願意更年輕，更美麗得多，心想兩人之間，愛情當有他們的身體的光輝。路克整夜的想念拉結。早上他就跑去找她了。

一條紫丁香的小巷引到她的住處；然後是一個滿地玫瑰花的園子，圍以一道低矮的柵欄；一到路克就聽見拉結唱歌。他一直到晚上才走，于是他第二天又來了——他每天都來；一醒就出發；拉結在園子裏含笑的等待。

好多天過去了；路克不敢有什麼動作；拉結首先委身了。——一天早上，並沒有照常

在亭子裏找到她。路克決定上樓到她的房間去。拉結坐在床上，頭髮鬆散着，差不多是赤裸的，只罩了一條差不多完全掉了下來的披肩；當然她是在等待。路克到了，臉紅，微笑，——可是看見她的精緻的兩腿如此柔弱，他感覺到它們的脆弱，在她的面前跪下了，他吻她的纖足，然後拉好了披肩的邊緣。

路克希冀愛情，可是怕肉體的佔有，如同怕一件傷害了的東西。我們所受的可憐的教育啊，它使我們對於雖然是光華的，澄澈的耽樂，預先感覺到哀泣和傷痛，或者抑鬱和孤獨。我們將不再要求上帝擢舉，我們進于幸福——可是，不！路克並不是如此；因為要永遠像我們所想像的自己，是一種可笑的幻想。——于是路克佔有了這個女人。

現在我怎樣講他們的歡悅呢，除了敘述他們周圍的，也快樂的，有分的，相同的自然。他們的思想不再重要了：一心只想到幸福，他們的問題是願望，回答是滿足。他們習知了肉體的機密，他們的契好變得一天比一天深邃。

有一天晚上他照例要回去：『爲什麼你要走呢？』她對他說：『如果是去結什麼私

情呢，那很好——走吧——我並不妒忌。否則留此吧——來吧；我的床招請你。

從此他每夜都留宿了。

天氣愈加暖和了，夜是如此的美，以致他們不再關窗了；他們如此的睡在月光底下——當一棵滿樹好花的玫瑰長起來，籠住了窗子的時候，他們幽禁了一些枝條；玫瑰花的香味混和了房間裏的花束的香味。因為戀愛，他們睡得很晚，他們醒來就如同醉後醒來——醒得很晚，還帶夜裏的疲倦。他們在一道從園子裏流出的清泉裏洗濯，路克看拉給赤裸裸的在樹葉底下洗澡。——然後他們走出去散步。

他們常常等待晚晌，坐在草裏，不做什麼事情；他們看夕陽西下；然後看光景愈加柔和了，他們乃慢慢的走回家去。海並不遠；潮大的時候，夜裏可以隱隱的聽到波浪的聲音。有時候他們直走到沙灘去；經過的是一道狹而曲折的山谷，沒有溪流的；燈心草，金雀花在那里繁殖，風在那里吹拂砂子；然後沙灘展開了：這是一個海灣，沒有艇，沒有船；然而那

裏的海是平靜的。他們望見差不多在正前方，在彎曲的，遠處似乎形成一個小島的海岸線上，就在這一點，彷彿有一所庭園的豪華的柵欄；到晚上閃耀如黃金——不久拉結在砂子裏不再找到貝殼了；他們在海面前感到了厭倦。

附近也有一個村子，可是他們不常經過那裏，因為窮苦人太多。

下雨或者因為疏懶而甚至于不到草地去的時候，拉結躺着，路克在她的足旁，拉結請路克講一篇故事：『講吧，』她說，『我現在聽；如果我睡着了也不要停止；給我講春天的花園，你很清楚，還有那些高臺。』

路克講那些高臺，那些並排的七葉樹，懸立在草原上空的花園：『早上，許多小女孩上來遊戲，來跳她們的環舞，而太陽還是那麼低的停在草原上，以致樹木還不能成陰。』

『稍晚一點，許多嫻靜的大女孩子走到花壇之間，準備花環——就像你那樣的編起來，拉結。』近午時份，忽然來了一對對遊侶——太陽已經橫亘在樹木的上空，枝條作成

的不透明的穹窿似乎使小徑更加涼快了；在那裏散步的人只用低聲談話。再晚一點，平原變得十分眩目了，大家開始望見它，夏天似乎散佈在那裏。散步者憑倚，俯伏在欄干上；一組組女人坐着，有些從羊毛束上抽絲，給另外一些編東西。時間流過去。來了小學生，學校已經放學了；許多孩子玩彈子。黃昏到了；散步者變得孤獨了；有些人可還是在一塊兒，早已當一件完了的事情來談白晝了。高臺的陰影掩到平原上，遠遠的在天邊，在澄空裏，昇起了皎潔的月亮——我來了，夜色逡巡在無人的臺上……『路克沉默了，看拉結，她已經在語聲裏睡着了。』

他們還作了一次更長的散步；那是在春末的時候。攀過了他們的住屋所在的山頭，他們在半路發見後面的斜坡上一條運河。一排白楊給它緣邊，一條阪道沿它伸展，地勢隨即繼續傾斜。從一條橋上渡過了運河，炎熱的太陽逼得他們沿水邊走。一股熱氣從谷中湧上來；空氣在田野上抖動；遠處一條大道揚起了塵土，當一輛大車從那裏經過的時

候；他們看見夏天在平原上路，樹木，連河緊隨不捨那個小山的曲線；於是他們在岸上沿運河走去；一個小樹林終止于對岸。——如此而已。他們如此的走了很久；可是看見這種光景無窮盡的繼續下去。當他們已經看足了時候，他們回家了。

夫人——我是，要對你講這篇故事。你知道我們的可悲的愛情已經在荒野裏迷失了；你曾經埋怨我的微笑竟如此勉強。這篇故事是爲你而講的；我在那裏尋找了愛情所給與的東西，倘若我只找到了厭倦，這是我的過失；你曾經教我不要幸福——一本書裏的歡樂是多麼短，而且講得多麼快；沒有淫邪，沒有憂愁的微笑是何等平凡啊！而且我們何所得于別人的戀情，給他們幸福的戀情。——管他們呢，路克和拉結是互相戀愛着；爲的要我的话前後一致，他們甚至于旁的什麼事情也不做；他們只知道幸福的厭倦。——採花是他們的單調的事務。他們不趕開欲望，以作更遠的追求，不大喜愛等待的苦惱。他們不知道因佔有的恐懼，因淒惻的愛情，而——就像我們那樣的，啊！夫人——把願意摟緊的推出去這種動作。他們信手採取凡是想要的一切花朵，全不管它們在暖和的手指

間會太快的枯萎——像他們那樣能夠無思無慮而戀愛的是有福了！他們簡直一點也不覺得倦疲了；——因為光是愛情，光是罪過，決不如愛情和罪過的後悔那樣的能使人疲倦。所以他們養成了習慣，極少看過去的水流上他們的漂浮的行爲；他們的快樂來自不知哀愁；他們只回憶，可以重復的接吻和摟抱。于是有一個時份他們的生命真是互相溶合了。那是在夏至日；掩映在藍空裏，他們頭頂上的高枝顯得極頂的纖細多姿。

夏天！夏天！我們該把它當一只讚美歌來唱。——五點鐘；——我起床了（黎明到了）我走到了田野裏。——如果他們知道草上有多少新鮮的露珠，有多少讓清晨的一陣陣起寒噤的足所洗濯的涼水；如果他們知道，田野上的陽光，大地的眩暈；如果他們知道黎明，滿面笑容的歡迎到草間來看它的人，他們不會高臥不起的，我猜想，——可是路克和拉結因夜裏的接吻而疲倦，而這種情愛的補困也許把比諸黎明投在田野裏的更多的笑容投在他們的夢裏了。

然而有一天早上他們却出去了；他們到了他們在春間的一天曾經來巡遊，來追隨過的那個山谷和那條運河；可是這一次沒有攀過山頭，而是繞過了山腰，他們到了運河流入一條大河的地方；運河是用于拉繆的，他們從一道水閘上渡過水去，沿繆路前進，右邊是運河，左邊是大河。對岸也有一條路。這五條在狹谷中平行的路，遠至他們的目力所及處，攪在一起了。這一天的散步是夠長的，但是無趣味可言。

他們想再看看海濱；他們重下那個無水的小山谷；他們坐在海面前。新近的一次風波打到了沙灘上許多海底的貝殼，漂流物，拔了起來的零碎海藻；還在激漲的浪濤以一種持續的澎湃聲騷然作響。拉結忽然感覺到一種不安：她發覺路克開始沉思了。一陣更涼的海風吹來了，一陣寒噤起在他們的身上，他們起來了。——路克走在前頭，太快了，有點誇張的樣子；那里有一條大梁，黑而殘破，陌生的木椿，破船的斷片，島地的木材……兩個人在那東西的面前停住了。過後，路克向海上望去，拉結出于需要，出于本能，倚靠路克，

頭垂在他的肩上，在他的身上依稀的感覺到苦惱和冒險的渴望。他們站着不動。太陽去了，沉入海灣，以外，海峽以後，那裏可以看見大海的無涯際的水平線在兩個海岬之間拓入遠處。

當太陽西沉的時候，于是在他們的前方，彷彿在一個島上，不知名的庭園的柵欄，承受落日，開始發出一種不可名狀的，幾乎是靈異的光華：至少因他們互相不說一句話，在他們看來是這樣的；每根短柵，與其說是金的還不如說是鋼的吧，似乎都出自內心的，或者因為非常滑亮的緣故，自動的放光；最奇異的是柵欄以外彷彿還可以看到東西，雖然說不出是什麼。路克與拉結各自感覺到對方沒有提言的勇氣。

回家的時候，拉結在沙上發見一顆石卵，非常大，黑色，有彈性，彷彿有意義要那樣奇形怪狀的，以至于他們斷定它對於他們是重要的，而且要從其中尋出一個理由。

這一天的回憶留給他們一種漠然的不安，並且，不由自主的老想念這個而海而深

閉的庭園，受了引誘，想尋根究底，而又沒有船可以載他們到那裏去，一天早上他們決意要上那裏去，沿海岸而行，直走到他們能達到那所庭園。

他們在黎明以前起床，隨即上路；這時候還是很涼，一片灰色；他們像認真的，沉默的，一心不亂的朝山進香人似的前進，不顧自己，另有目標；消失的好奇心彷彿留給了他們一種苦業的感覺。——可是不要言之過甚吧，夫人，因為現在他們差不多叫我們喜歡了。——算了！他們畢竟不顧天熱而前行，受一種思想所引導——要知道這不再是一種欲念了。拉結不再抱怨路上的滾轉的細石子，陷足的軟沙子；——一忽兒緣沙磯，一忽兒越田野——一忽兒溯河岸而上到有橋可渡為止，——然後再下去，——然後再穿越田野。——啊！現在他們終于差不多達到牆根了；這是庭園；——爲的嚴防外人接近起見，海水被導入一條石築的塹壕，衝打牆根，似乎要堵截他們，而這道牆呢，入海而成隄塘，以致從這一邊什麼也看不見，除了一個陰森的石灰石海岬。他們前進，塹壕終止了。於是他們沿牆根而行。太陽很酷烈；路在他們的面前引伸；——這是園牆無影的時份。他們望見，差不

多掩在常春藤底下，看不見的，一道緊閉的小門。石牆不知不覺的迴轉，向晚的太陽也在迴轉，似乎在追隨他們。牆上有樹枝垂出，可是一動也不動。庭園的內部，彷彿有不斷的笑聲發出來，可是噴泉往往會作人語聲呢。突然間他們又發覺到了海面前了。於是他們受了一種極大的哀愁所侵襲，他們先坐一會兒，然後再打算上路回家。他們的面前，就如同那一邊一樣，一個石海岬伸入海中，石牆綿互而去。海水在一條難越的深溝裏激打牆根。哀愁穿進了他們，填滿了他們，一下子透遍了最細的孔隙。——尤其是這行程，這行程的徒勞使他們委頓了。——太陽現在在園後消失了；他們走在狼藉的牆影裏；他們有點感覺到陰影裏有一種神秘。他們似乎不時的聽見一種彷彿手指在窗玻璃上戲敲的聲音，可是他們一停步，這種聲音立刻停息了，他們以為因步履的囂騷所致。他們到家的時候早已是夜裏了。

第二天，晝間休息的時候：『給我講夏日的黎明吧，』拉結說，『既然我的慵懶把我

留在你的身邊了。」路克開始了。

『正是夏天，可是在黎明前；小鳥還沒有啼囀；樹林還不大清醒。』

『噢！不要講樹林，講一條林蔭路吧，黎明已經到了，如果小鳥還沒有啼囀呢，那是因為山谷太幽邃了，夜還在那里淹留；可是早已有光亮漂白了那些小山頂。』

『向那些絕頂的光亮，』路克接下去，『兩個騎士一塊兒前進，沿山谷走了一整夜以後，進向那個居高臨下的山岡。他們肅靜無聲，已經在蔭影裏走了許久，林蔭路兩旁高聳的橡樹，在他們的頭頂上展出它們的枝條。他們的馬慢慢的上筆直的嶮道。他們一步步上去，他們周圍的光亮一點點增加。太陽在岡上露出來了。——岡上展開了另一條林蔭路，更寬大，切斷第一條，緣山頂伸去。兩個騎士停住了。一個說：我們分手吧，老弟；招引我們兩個人的並不是同一條路——而且我的足夠的勇氣用不着你的勇氣輔助我。一個人有用的地方，另一個人就無用。——另一個說：再見吧，老兄。——於是，掉轉頭來，他們各自走去作孤獨的長征。——於是所有的鳥都醒了。枝葉底下有戀愛的追逐，空中有昆蟲

的環舞；蜜蜂的振翅可以聽到，淺草上開放許多招蜂的新花，好聽的嗡嗡聲起來了。

『遠方，大地的盡處，除了樹葉，什麼也不見；低處，不十分陰暗的山谷裏，只見浮動的樹頂；更低處，一片霧。噢！我們當如何願意俯瞰那些牡鹿下去飲水呵！』

『那兩個騎士呢？』拉結說。

『啊！隨他們去吧，』路克說，『我們單管林蔭路吧。——近午的時候，那里來了一羣少女；她們手挽手的走，就像你同你那些伴侶一樣；她們歡笑着；然後來了綢服而加輕飄的金飾的男人；坐下了，大家在一起談論着。』

『白晝過去；他們沉默了，陰影延展到青苔上；他們起來了，走去看落日。林蔭路中滿涵了不安與低語；大家都預備睡覺了；——于是萬籟俱寂，現在是黃昏了；樹枝在搖曳，灰色的樹幹，在陰影裏顯得很神祕；起了一陣暮鳥的啼聲。于是在開始的夜色中看出兩個騎士回來了；他們相向而行，因為路使得他們如此，他們的馬似乎經過了一場大疲乏。他們自己的背都駝了，比早上還要嚴肅，因為徒勞的緣故。不交一語的聚到了一起，他們重

走下山的小徑，投到枝葉底下的夜裏。」

「那麼爲什麼出發呢，路克？」拉結說；「上路有什麼用呢。你不是我的全生命嗎？」

「可是你，拉結，路克說，『你不是我的全生命。另外還有東西哩。』」

三

夫人，這篇故事使得我厭倦。你很知道我的舞文弄墨，是爲的別人，不是爲的我自己。我本想講四季與靈魂的關係：我們得逢到秋天：我不喜歡拋棄隨便哪一項已經担起的工作。

有一天兩個靈魂相遇了，而且，因爲它們都在採花，雙方都自以爲相同了。它們互相牽了手，想繼續走路。過去的廢續使它們分離。它們的手鬆開了，現在將各依過去的習慣，獨自的繼續走路了。這是一種必要的分離，因爲只有相似的過去纔能使靈魂彼此相似。對於靈魂一切都持續下去。——你知道，夫人，我們都知道的，有些靈魂將並行而前，不能互相接近。——所以路克和拉結分手了；僅僅是一天，僅僅是夏天的一刻，他們的兩條線混合在一起——惟一的一個切點——現在他們早已各自望別處了。

坐在逼近波浪的沙灘上，路克望海，拉結望陸地。他們有時候竭力想再拿住鬆開的愛情，然而這裡只是沒有驚奇的歡喜；這是一種枯竭的東西，路克想到出發就十分歡喜，拉結不再留他了。——當他們還是一塊兒出門的時候，他們一邊走一邊夢想——我要說：沉思；各人向前看而並不互相看。路克不再夢想愛情了，可是他們的愛情彷彿把一種歡樂的回憶，又彷彿把枯萎的——花環所殘餘的——好花的香味，留在他們的心裏，可是沒有哀愁，沒有哀愁。

有幾天，他們如此的走路，沒精打彩，不說話。因為華麗的顏色已經塗上了秋葉，投了如此美好的映影在水裏，他們特別愛沉睡的止水，慢慢的散步在水邊。樹林絢爛而嘹亮；紛垂的木葉掩蓋了天末。路克夢想廣大的生活。——我這樣說是因為我也如此夢想；我相信他該如此夢想。——路克和拉結使得我厭倦，夫人：關於他們我還有什麼可以告訴你呢？

他們想回去看那個有奇異的柵欄的庭園。他們沿牆走去，找到了那個隱藏的小門，

從前關得很緊，沒有鎖的——現在開了；他們進去——這是一所廢園。

什麼也描摹不出那些小徑的絢爛。秋天掩蔽了草場，樹枝斷殘了；雜草埋了道路，開花的草，帶穗的草；他們默默的在那里走，靠近長滿紅漿果的灌木叢，那里有紅胸鳥在啾囀。我愛秋天的絢爛。——那里有石凳，有石像，於是一所大房子聳立在面前了，窗扉緊閉，門戶堵塞。——園內殘留着盛會的記憶；爛熟的果子掛在牆樹上。——日暮的時候他們回去了。

『給我講秋天吧，』拉結說。

『秋天，』路克接着說，『啊！這是整個的樹林，以及林邊的褐色的水池。那里來了一些鹿，獵角聲響動。代歐！代歐！一羣獵犬狂吠——那些鹿逃走了。我們到大樹底下去散步吧。打獵人疾馳——他們過去了——你看見那些盛飾的坐騎沒有獵角聲遠了，遠隱於樹林——我們再去看平靜的水池吧，那里暮色下垂了——』

『你的故事是乏味的，』拉結說；『我們不再說「坐騎」了；而且我不喜歡那種喧囂。我們睡吧。』

於是路克撇下她了；自己還沒有睡意。

不久他們便分別了；沒有眼淚也沒有微笑的訣別；甯靜而自然；他們的故事完了。

——他們夢想新東西了。

現在這裡已經是秋天了，夫人；天下雨，林木枯乾，冬天要來了。我懷念你；我的靈魂是熾烈而甯靜；我坐在爐邊；身邊是我的書本；我獨自一人，我沉思，我諦聽。——我們將如以前那樣的重溫我們的滿是神祕的歡愛嗎？——我是幸福的：我生活；我有崇高的思想。

我已經爲你講完了這篇令我們生厭的故事；現在有更大的事務招請我們了。我知道，海上，人生的大洋裏，光榮的難船在等待，——還有失蹤的水手，還有待發現的島嶼。——可是我們老是垂頭看書，我們的欲念向更確實的動作那方面走去。就是這個使得我們，我知道，比別人更快樂。——然而有時候，厭倦了太持久的研究，我走下樹林去，在雨中，我去看秋天的完結。——我知道，有些晚上，從這種散步回來以後，我坐在爐邊，彷彿爲人生的幸福所醉了，而且，幾乎因醉而啜泣了，思想中覺得有許多嚴重的工作要做。——我

要幹！我要幹；我生活。在一切工作之中我們將喜愛沉默的大工作。這將是詩，是小說，是戲劇；我們將俯臨人生，——像你那樣的，妹妹，深思而慎重。現在我走了，可是夢想，夢想旅途的幸福吧……

然而，我倒喜歡——現在是冬天了——我們一同來延長這篇故事。我們該是在一天晚上兩個人一塊兒往一個荷蘭的城市去；大雪該已經堆滿道路；封凍的運河上，該有人掃除冰上的積雪。你該已經溜了許久，同我在一起，一直到田野裏；我們該已經在田野裏了，那里可以看到雪的堆積；一片白色無窮盡的伸展；感受凜寒的空氣是一件樂事。——夜來了，可是夜裏有白雪閃耀；我們回來了。現在你該在房間裏坐在我的身邊了；爐火垂下的窗簾；我們的種種的思想。——於是你該對我說了，妹妹：

沒有什麼東西值得迴轉我們的路徑；我們抱住路上遇見的一切吧；可是我們的目標比它們都遠呢。——那麼我們不要弄錯了；——這些東西會走的，去的；願我們的目標

不動——我們將走去達到它。啊！把許多障礙當作許多目標的愚蠢的靈魂，該受罪了。世界上並沒有許多目標；那些東西並不是目標或是障礙——不錯，甚至於也不是障礙；只該超越它們。我們的惟一的目標是神；我們不會看不見他的，因為我們可以在每件東西裏看見他。從今以後我們向他走去了；在一條叨光我們自己而華美的小徑上，右邊是藝術品，左邊是風景，前方是要走的路——現在，可不是，讓我們具備美麗而快活的靈魂吧。因為只有我們的眼淚會叫悲哀萌發在我們的周圍。

而你們，我們的欲念的對象啊，正像那些容易壞的凝聚物，只消手指一按，就只剩灰燼了。——*Qualquiera ventio que sopla.*（只要是吹的，隨便什麼風吧。）

起來吧，我的思想的風——你將會吹散這些灰燼。

愛爾·阿虔

或

假先知解說

給 腓特烈·羅森保 (Frédéric Rosenberg)

先知啊！把主所啓示給你的一切都公布出來吧；如果你不這樣辦，你就不會完成他的使命。

可蘭經第五章第七十一節

你們從前出到曠野，是要看什麼呢？要看風吹動的蘆葦嗎？——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什麼？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嗎？——你們出去，究竟是爲什麼？是要看先知嗎？——我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七至第九節

「愛爾·阿度」曾發表于「山陀兒」(Cantara)第二期，一八九七年九月號。

現在，將近日落，那些可愛的塔尖重新露出來了，從我們終于回到的城市裏；疲乏的羣衆出自欲望而歡笑，向那里急遽的進發……神啊！我的任務完了嗎？領導他們的不再是我的聲音了。

啊！願他們今晚在家門的戶檻上動情而哭泣，因為那里重新有他們的安息了——我自己願遲留在沙漠裏。我的祕密，多少天，多少夜，我始終緘口不言；我無倚無靠的負擔了自己可怖的謊語的重荷；我直到底還不動聲色；爲的怕，不給長久的飄流空尋一個目標，沒有目標了，他們會覺得非常痛苦，不再能前進了。

現在，講吧！只有我一個人了。可是，絕望之餘，我將要呼喊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知道，有些先知，白天對他們所領導的人羣瞞着他們靈魂的不安，唉，以

及迷惘，還裝出他們過去的熱情以掩飾它的消失——而咽泣于寂寞，當他們重新處孤獨的境地——而前只隱約的照着無數的星斗，也許還照着太遼遠的觀念——自己却不再信這個觀念了。

可是你，王，你的確死了；我親自把你埋在流沙裏；風吹了；沙像大河的波浪一般的流瀉了；如今誰說得清你的漂動的墳墓在什麼地方呢？——當初是你把你的人民引到沙漠裏的呢？還是你自己被另外什麼人引去的呢？你在曠野裏遇見過什麼？——什麼也沒有。可不是你在曠野裏什麼也沒有看見？可是你如果不死，儘許會走得更遠呢。——王，我已經把人民從曠野裏引回來了。

當然，我當初原不曾自以爲是一個先知；我並不會覺得我生來如此。我不過是一個市井的說故事人，愛爾·阿虔，他們以我會唱歌而挑選了我。人家說我的背上有記號，那是神用以標明他的使徒的；可是我並沒有得到如此的啓示；否則我決不會離開城市；因爲怕神，我決不會跟他們了。可是我能夠預知自己的故事嗎？先知；只有對別人我纔會預

言呵——大家擁擠不堪的結隊出發了，大家不知道爲什麼，也不知道上哪里。他們僱我給他們消遣；因此我加入了他們；我給他們在長途的厭倦中唱情歌，同他們哭。我們沒有帶走的女人；因此我博得了他們的歡心。我們向沙漠進發，王走在我們的前頭，坐一輛遮住的轎子；我們誰也不見他。夜裏他獨自睡在他的篷帳裏，我們誰也不敢近他；緘口的奴僕守護他的清靜。他怎樣把我們帶在後面的呢？那是一種神祕的關係；大家說他的決意直接的加諸我們全體。因爲誰也不從他那里傳下任何號令；我們除了他沒有別的首領，而他總保持緘默；或許他跟轎夫講話的吧，可是他的聲音從不曾達到我們的耳朵裏。情形就好像我們追隨他而他並不領導我們。可是說來奇怪，從此我很訝異，我們的行程似乎是預知的，我們的路似乎早已確定的，彷彿我們的前頭另有人先把它走過了。我們在路上鷄犬不驚，在我們走到的城市裏，人家那麼輕易的給我們找繯鞋，那麼不以我們爲怪，彷彿給我們的等待，早已先我們而至了。然而明明白白，我們並不是那些隊商，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來來往往，慣受各地居民所接待。人家儘許會認我們是一隊好戰

的軍隊哩，如果我們多帶些武器——可是甚至於還沒有認清楚我們和平的意向，還遠呢，就沒有一個人驚惶了。

離開了王土，照例，我們不再宿營在城裏，而在城根，在東側。就是逢到綠洲圍抱的城市，一到夜，我們就不到樹木底下去。那里滿是瘴氣；我們扎營在園林的邊上，我們的靈魂漸漸的習于眼前只見到無邊的一片空闊。

有時候在日暮以前，在那些園林裏，我同我們的使者走到市上找糧食，商販難得會盤問我們；而且，我們隨即不再容易懂他們的言語了；這還是我們的言語，可是腔調不同。而且我們能回答他們什麼呢？除了說我們向來自南方的一所京城，除了說向北方的長途跋涉中我們看見地方變得一天不如一天的荒涼。有時候，倒是爲我們自己這方面人，不是爲聽不懂我說什麼的那些異邦人，也不是爲，每逢我們的營幕離城市不太遠，跟我們來，傍晚還不去，沉默的或竊竊私議的圍繞着我們用荆棘生的火，而並不因我們的行裝，因掛在駱駝頸上的富麗的繡花布而大驚小怪，至多用指頭一點就釋然的那些孩

子們，——我在夜裏歌唱着，延續的歌唱着，一直到睡着爲止。

我們所離開的那個城市

是，從前是又富又大又美麗。

如果我們沒有離開它，

我們永遠不會用名字來稱呼它，

因爲我們不知道另外會有什麼城市。

現在我們要叫它巴布·厄爾·谷。

爲的我們好談論它，

也爲的要把它的名聲

隨我們帶到四方。

我所經過的那許多城市

哪一個也比不上我們的美麗。

我知道那裏有許多酒場

晚上有人去談天，有美女在跳舞。

我們所撇下的女人們

等待我們而灑落相思淚。

我們每個人都有好幾個，

最差的還是非常美麗。

城外有玉蜀黍，有小麥；

那地方五穀都豐饒。

我們的王比什麼王都強；

誰也不能接近他；

誰也不會看見過他的臉。

啊！配他的纔有福呵，

她將會看見他的面。

富足以和他相當，她將拿出什麼來呢？

她將有何種香水灑她的頭髮？

她將在何處等他開盛宴？

我們都要到那邊去啊。

她等候得十分憔悴了

在廣大的園林裏，在水邊。

除了王，誰也看不見她，

可是到花燭之夜我們一定有

豐富的椰子漿

與甜蜜的葡萄酒。

這樣，在別人的面前，我們出於虛榮心，歌頌着我們的城市——而且，爲的不敢受輕視，我們自己預告着華貴的命途。可是在夜裏，當別人完全離開了我們的時候，我們再沒有這種確信了；我們說的確，我們所離開的那個城市是又大又美麗。可是我們離開以後的旅途已經很長了，而且，我們知道它究竟如何呢？自然，我們得跟隨王；可是跟隨到什麼時候呢？到什麼地方呢？——他領導我們幹什麼呢？當然，王是知道的；可是他會向誰說呢？雖然他們並不期望這種愁苦的疑問有什麼解答：

『他會對我說的，』我對他們說了。

『你怎麼辦呢？』他們說；『誰也不許近他呢。』

『我們等待吧，』我回答。『夜行人在白天裏會賞玩陰影。』

一邊這樣說，一邊我自己也就盼望着。

第二天，當我們走在曠野裏，最後的陰影都漸次消失的時候，我想：我幹嗎歌唱呢，如

果我不給我的王歌唱——今夜，我要到他那個篷帳近傍去；他們一定都累得熟睡了；王並不勞頓，該不會沉睡；他會聽我的，我要唱得非常美妙，足叫他聽了還要聽。我成天如此想：一種熱情支持了我的進行，而我要用歌聲充滿的這一夜，因我的熱望，反而來得很慢。

入夜的時候：

『夜啊！』我唱着；田野裏萬籟無聲。王的帳幕在營地以外，宛如一個孤立的海岬，此外就是一望無際的沙漠。

『夜啊！——』我唱又停停，彷彿風把我的歌聲掠去了，那足使王抱憾于聽不全：

『一個篷帳在沙漠上。

一隻小船在波濤上！』

可是說到沙漠，愛爾·阿虔，我該講什麼呢？……我又提起了我這個巡禮者的名字，自以為，後來果然沒有錯，王以後準會想起它來，可以用它來叫我。於是，當空中的大月亮默默的溶解，當我看得分外苦惱了，轉而歎賞沙上的奇觀：經過了白晝的炎熱以後，沙子

還保留光亮，映照得一片蔚藍——我唱了。

它們比海浪還蔚藍。

它們比青空還明朗……

突然，像一個悲嘆的人一般，我大聲的嚷了：

『你說過多少天了；現在故鄉的山丘遠了，我只有太遼遠的記憶以維持我們的忠心了？以後，我們在曠野裏看見過什麼呢？曠野！愛爾·阿虔！你關於曠野將有什麼可講呢？什麼也沒有。可不是你在曠野裏什麼也沒有看見嗎？』

『我看見過許多河，許多大河，完全消失在沙裏；它們並不是注入那里，我想；它們是慢慢的沒入那里；它們在那里消失，恰正如希望——有時候它們在遠處重新現出了；它們並不是湧出來，我想；它們只是從沙裏重新滲出來，成一道極細的水流，重新現出來，恰

正如希望。更遠處，則只有沙了。我們甚至於不知道它們變成什麼樣子了。——河啊，大河啊，我們不是來看你們啊。

說呀！你們在曠野裏看見了什麼呢？

遍野的大隊客商在那里過去了。

他們在沙上會看見什麼呢？

許多白骨；許多空貝殼；

許多足跡，許多足跡；

許多被沙漠風抹去的足跡。

漫天的沙漠風過去了。

啊！你們到曠野裏到底看什麼呢？

看一枝被風搖動的蘆葦嗎？

可是你們到曠野裏究竟看什麼呢？

那麼你們到底什麼也不看嗎？

白晝又來的時候，我恐怕因為我的歌唱，別人會打攪我；可是他們連聽都沒有聽見呢。

我們向沙漠前進了。

又到夜來的時候，我重新走近篷帳去；當沙漠上湧出暗紅的月亮的時候：

『夜啊！偉大的夜啊！……』我大聲的喊了；然後抑低了繼續唱下去：

『像一葉小舟在波濤上，王，一個篷帳載你游行。它要一直載你到什麼地方呢？』因為這一夜我帶了七弦琴，一頓一逗的我用它來假裝一問一答。

『在日光裏，在我們的面前，愁慘的曠野啊，你可是夠眩暈了嗎？』

沙漠！當夜來的時候，你永遠不停頓嗎？

喔！安得風把我馱上它的翅膀，帶我到這個如焚的海的那一邊去呵。

喔！願那邊是血紅的月亮，天空的牧羊人，在出來放草以前，去洗澡的地方呵。

在廣大的園林裏，在水邊，像一個情女在花燭之夜，月亮在那里打扮；她在水裏照影。

情郎在等待花燭之夜呢，王，在隱蔽的泉邊——』

這樣子我的話愈說愈大膽，簡直很斷然了；然而，然而我知道什麼呢？這就是預言

嗎？……我唱歌的調子愈來愈柔和，愈動人，或者愈委靡：

『王，這旅程要完結在哪里呢？』

是在死的安息中嗎？

顯然在北方，在柔和的天底下，

在棕欄樹褪色的地方，有旁的園林。

你思量什麼呢？你睡了嗎？

『下！我到底什麼時候能看見你呢？好讓我把將來在多少個晚上，回答小孩子們說：不錯，是這樣，當他們問我說：愛爾·阿虔！愛爾·阿虔！人家領你到曠野裏看什麼呀？看一個穿華麗衣服的王嗎？』

『王！我的全靈魂嘆息哪，我的靈魂思君而憔悴了……』

漸漸的，我愈說話，我愈覺得愛慕他了，因此，在第三夜，當我唱起了以後，我看見他走出了篷帳，走到了天光裏，身上穿華麗衣服，臉上却掩了一方面紗……當我還要問，而且自以為白問了：王！你到沙漠裏看什麼呢——當我出乎意料的聽見他用一種比我所聽見過的什麼歌都幽微的聲音回答我說：

『看一個先知——甚於一個先知——愛爾·阿虔！好香客，就是你明天你進我的篷帳。』那時候我竟至緘默了，整夜裏因愛慕而一直啜泣到天明。

可是第二天，沙漠上籠罩了蜃氣；綠洲本來已經絕跡了許久；隱隱的在積水的地方，

露出一個棕櫚樹的瘦林，被蜃氣擴大了，以致從遠處看來，宛然是一個神奇的綠洲。我對你斷言，不管什麼——高峻的城市，棕櫚樹，水——對於我們，都沒有比這些蜃樓更騙人了。有時候，天一亮，我就向它們進發，到晚上也無非叫我們受罪，眼睜睜的看它們起初慢慢的遠離，然後在漸濃的冥色中，次第消溶。——我們將奮起了重新奮起，不斷的進行，愛爾·阿虔，在希望中，直走到死；我們將直到底，自勵以一種不知道的幸福的幻影——正如一個人，爲的要永睡裏安眠，辛辛苦苦的給永睡預備一個夢。——死了的王啊！在你沒有幻影的長眠中，你永遠渴望泉水嗎？——樂園的幻影啊！那個人有福了，如果只有黑色的死能在他身上把你們消滅。神！你是惟一的真實。——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有些人許會說那不是非現實，說客體是在別處，我們將終結于尋找它們——這裡就是它們的飄浮的假象，爲炎熱從客體上離析下來了，向我們招搖，近在目前，而抓不到手中。可是，既然我們不能拿住它，神爲什麼把它招展出來呢？——我們在早上總茫然不知所措，當前面的天邊似乎在加飾流蘇的時候——甚至於過去在我們看來也失去了不移的確實性。

彷彿，當我們轉向太陽的時候，一切都溶了，差不多化成流體了。——可是我此刻所讚歎的，使我滿貯了忍耐的，就是想啊！可憐的羣衆！想你們的信賴是多麼大！從其中生出了我的同情……究竟他們知道他何所期望於他們呢，他們自己又何所期望于他呢。——只要相信前面有一個目標，相信王至少是知道這個目標，抱了確信來領導他們，就足以叫他們前進了。他們如何柔順的一無所知而追隨不捨；——要知道王對我說的話，我決不以爲能啓示給他們；而且，他們也不會懂。而且他，他自己，對於他所講的前途，有巨大的確信呢？如果他現在相信有那個婚姻盛典，這不是在他聽我那麼唱了以後嗎？可是他如此柔和，如此深信不疑的講他成親後會生的，將帶有他那個返老還童的名字的孩子，這個名字誰也不知道，却要支配所有的人民；他講得如此斷然，如此嚴正，以致不問過去如何，甚至于就爲了我，不了解，我不能不相信。

『愛爾·阿虔，』他就對我說，『你必須聽好，用全力來信我；要這樣纔可以達到未來的功業。』

「王，我因為愛你，我已經信你了。」

「歌唱吧，愛爾·阿虔：現在唱那些園林，情女在那里等我——可是不要跟我講她吧。」

一邊想棕欄樹的單調的畫景，我一邊對自己說，要叫沙漠的居民做夢，必須講北方的涼爽，晝間的快適；牧場上美好的濕潤。王悠然的聽我唱。我講那邊的工作更容易快樂；帶有更多的微笑；天藍更澄清；空氣沒有這樣灼熱；夜間沒有這樣如火燒。

「我們快要到那里了嗎？」他問。

「我們快要到那里了，」我回答。

「唱下去吧，親愛的愛爾·阿虔！」

「那邊，」我唱道，「流着不鹹的水啊！河裏那些冰冷的石子將如何愉快的承受我們的腳啊……」

歌唱裏半夜過去了。

我不曉得我的歌是否給王增加了確信，可是我自己是由此而非常堅定了。凡是我們唱的都變成真的；唱過了我就信以為如此。在羣衆的面前，平常我總是裹在沉默裏；他們相信王領導他們就夠了。我講起話來呢，我就說：

『王引導你們，他知道他愛去的方向。可是我關於這個有什麼可講呢？我自己在他面前算得什麼呢？在你們面前的確，是先知；在王的面前，不過是一個侍僕。』而且我向他的篷帳俯伏，以作順從的榜樣。

然而，每個下午都變得愈加沉悶。當蜃氣不出現的時候，我們一點也不假，面前只見一片赭色的，有時候起伏如丘陵的沙子。爲遣懷起見，我想像更慘的苦行，出奇的困境。我們在營幕裏僅僅帶了幾個女人，可是我規定了接觸她們的時間；然而他們並不像我這樣的心裏裝滿了對於王的愛慕。我在他們面前，表彰滿足，而且爲的叫他們不再問我。我只斷言不聯貫的事情：對順從者作善報的期許，對背叛的作懲罰的恐嚇。然後我回到

王只有在夜裏許我進去的篷帳那邊去——直到晚上為止，我覺得我的確信一點點失去，接近了王纔重新生出——可是我不明白，我白天委靡了，王在夜裏怎樣會完全知道。

「愛爾·阿虔！」他用一種愈來愈低的聲音對我說，「我是在你的信心裏安息的；我在你對於我的信心裏汲取我生命的確實性。」

我當時並不了解，可是，每逢懷疑了一天以後，晚上我看見他愈加衰弱。唉！所以每天早上我都覺得信心都愈加軟弱呵；然後，我整夜在他的旁邊重振我的信心，他却並不因此而堅強。

「愛爾·阿虔！」他就說，「多疑的先知！你的愛慕多薄啊！我值得因此而生嗎？」

「喔！」我回答，「我愛你，王，我盡量的愛你。完全動搖的是在正午；夜裏我坐在你旁邊，我給熱心燒透了。爲什麼我不能成天待在你的篷帳裏呢？那樣我們才可以歷久的互相安慰；白天我也同樣愛你呢；我眼巴巴的盼望天黑，我因思君不見而哭泣。爲什麼你不讓人更深的識認你啊？我只希望識認你啊！如果我能夠看見你的面孔，王，我會因此完全

振作起來了。『於是，王握了我的手，我心緒亂得不堪了……我的柔情因此而增加了，可是我的信心却摧了——這隻手這樣的發燒呢。

第二天，盡日前進中，靠近他那個還開着的蓬帳，滿望他可以聽見，我唱着：

我的蓬帳浮在沙漠上，

像航在如焚的海上。

幕布的門啊，願風來揭起你！

我的蓬帳的門啊，有日光照入你。

揭起來吧，幕布的門啊，

讓我的欲念走進去吧。

可是風並不吹拍幕布，有如拍船上的帆布。王成天在睡，並沒有聽見我歌唱。于是我

用了更像低語的調子接下去：

我的好朋友睡在篷帳裏。

我是在守護他的清睡。

當我獨自的時候，我是在等候我的朋友。

我只有在夜裏纔去找他。

現在是正午的炎熱完全燒起來的時候，
整個的大地都渴得怕得等候得憔悴了；

這時候哪怕是好漢的意志也沮落，

這時候哪怕是明哲的思慮也茫然，

這時候哪怕是清白身也會變節——

正如渴望是愛的欲望，

愛是接觸的渴望——

這時候凡不是火的一切

在這種酷熱下全都失色。

有的人到晚上再也找不回他們的勇氣，

被如許的炎威迫剩了奄奄一息；

有的人沿沙漠，到夜裏還尋找迷失的思緒

而終於白費了氣力——

因為我的朋友緣故

我毫無恐懼的等待柔和的黑夜。

黃昏來的時候，我的朋友就醒了；

我去找他；我們長夜的互相安慰，
他使我的目光漫遊繁星的園林。

我對他講北方的大樹，

講清涼的水池；月亮，天宮的牧羊人，

像一個情女，去那里洗澡；

他爲我解說惟有會消滅的東西

創造了言辭，

說凡是不會消滅的

有了講話時間而永遠沉默——

說他們的永恆反而會講他們。

爲了沙漠上的寂靜而如此歌唱着，簡直不知道爲什麼我因歌裏所轉述的，王告訴

我的這種奇怪的話，而非常害怕了。

這一夜，當我在很幽暗的篷帳裏重見他的時候，他很委頓：

『王，』我對他說，『我必須要一個信物，以證你我的盟好；好叫我不見你的時候可以以有它，晝間我可以看它。』

『怎麼，』他回答，『愛爾·阿虔，你不明白你自己就是我和人民之間的信物嗎？且你與我之間不能有任何表記，既然我對你什麼也不掩飾。你還要什麼呢？除了我自己？你心裏只有我，我知道，可是你還沒有完全把人民攔在心裏；然而他們只有從你身上認識我；我是借你的臉而在他們的面前出現，我是借你的聲音而對他們說話。你對他們還講得不够呢；因此你怎麼叫他們愛我呢？』然後，他顯得很悲哀的樣子，用一種稍稍變了一點的聲音繼續說：『當然我要給你看我的面孔；可是看了以後你的愛情仍不能滿足。』

於是離開了床，像虛弱的病後人一樣的踉踉跄跄，他揭起了蓬帳的幕布，在蒼白的天空面前，露出了他的蒼白的面孔。他有一種靈異的美，似乎是非我屬類的人——可是說不

出的蒼白，而且表情如此委靡，弄得我的信心漸漸消失了。同時我覺得代之而起的一種人間的愛情侵入了我的心坎。我在他面前不動也不說話，一直到俯伏在他的足前……我用兩臂抱住了他虛弱的雙膝，隨後，我想來暈倒于柔情，于疑慮，于悲痛了，當我覺得他一隻太溫暖的手按在我這個太熱的額上。

就在第二天，經過了長時期的跋涉，爬過了一個極高的沙邱，傍晚的時候，我們喘不過氣來的欲望的前方，出現了一片淡藍的湖面或是海面。於是，走在前頭的人，大喜若狂的呼叫後邊的人趕快，全人羣中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騷動；彷彿一見到一種近在目前的清新，早已滿足了他們的盼望中的靈魂，夠叫他們解一夜的渴了；——像在祈禱中似的俯伏在地上，他們向水那邊呼喊，他們的渴，自覺該已經解了，變成了官能上的耽樂。這是一種得了解放的，感激的愜感的呼聲和歌聲；另外許多人在那里跳舞。誰也不再想前

進了，彷彿無需滿足，只有期許，就已經夠了；彷彿口渴居然可以用鹹水解了，愛情可以用幻影，希望可以不用夢想哪。——離岸邊只剩了五六里，可是我們經過極大的疲勞以後，被這個極大的喜悅摧殘得不堪繼續進了。當然，王在他那個總走在前頭的駕床上，聽得見人民的狂喜。轎夫在沙邱的斜坡上停住了，御帳也立好了。太陽側向斜暉所染紅的一片上升的霧靄或塵土；海背後的天邊溶成一片華貴的金黃；一瞬間水因天空的反照而顯得像燃燒了，於是突然間，太陽不見了，夜色四合，完全緊閉了。

我知道有時候潮水在平地上會湧得很遠，不熟悉的、海濱往往是危險的——所以我慶幸我們在那里停住了，還夠遠，夠高的屯紮在山坂上。營幕搭成了；夜光照耀着。王的篷帳，差不多像沒有燈火的，擱在營地的前面，像一個孤立的海岬；海似乎把黑夜填滿了。——我走近王的篷帳。

他站着，撩起了布門，俯出帳外；他面上沒有帶面幙，眼睛向夜色裏探視。他看見了我以後：

『我一點也看不見海，』他說了，『愛爾·阿虔！』他講得很神祕；一聽見他說我的名字，我感覺到一種宛如情愛的蜜意。

『這是因爲夜色緊閉了，』我回答；『月亮快要上來了。』

『我一點也聽不見海，愛爾·阿虔。』

『啊！，這是因爲它非常平靜，因爲我們離開它太遠。』

『愛爾·阿虔，』他慢吞吞的接下去，『爲我而準備的婚禮，爲我們而生的盼待，是在這一帶水的那邊。愛爾·阿虔！雖然在夜裏，你得在夜裏，誰也看不見你的，下海去；你走到岸邊的時候，月亮準上來了；你看看是否望得見對岸；望得見什麼在對岸；是否終於認得出許多樹，那些大樹你已經在你的歌裏講過了。去吧，我的愛爾·阿虔！親愛的愛爾·阿虔，快上那邊去吧，然後立即回到我這裏來。』

我走了；我去了，不管我怎樣疲倦。我下了山坡，立即感覺到遍體沉重的裹上了黑夜。回頭向營地望去，我再也看不見那里的火光；一重不透明的濃霧把它們遮斷了，我在濃

霧裏步步深入，當我一步步向海邊走去。我信任月亮會引我的脚步回去。我非常疲倦；倦到忘記了我的希望。我記得，我當時很訝異空氣太平淡；充滿了空氣的濕氣，並不照例的帶有海水鹽味的苦澀，甯使人想起沼地蒸發出來的臭氣。正在進行，突然間，面前這一片霧氣顫了，動了，閃出了銀輝了，開了。

它浮在一種異樣的平靜所充滿的平原上。我挨着一片蒼茫的神祕，那裏面水波不興；可是那上面却笑着，閃耀着月亮的妙影，無窮盡的放大了。陸地一點也不突兀的終止了。這一片平沙只是延蓋上另一種東西，這種東西反映着寂寞，而我知道並不是水。我前進；我蹀入；像蹀入了非世間所有的物質，不完全是固體，也不完全是液體，壓在我的腳底下就流動，不然就固定，可是像並沒有充分的凝結。我的左邊，一個突出的沙角伸到了那裏，堅持着，這是一個細長的海岬，長滿了纖弱的燈心草。我向那邊走去……以後一看，面前不再是陸地，也不是水……一片泥濘，上面罩了一層鹽的薄皮，被月光微微的染上了銀色。我還想前進；這層脆弱的薄皮破了；我陷入了可厭的泥沼。抓住了燈心草，跪一下倒

一下，我回到沙地來休息。我坐在那里；我眺望，面對着這個荒涼的，用鹽層掩蓋，而被我的體重壓了一個洞的泥海，我驚愕得這樣厲害，以致我不再感覺到，甚至于不再感到我的絕望了。累倒了，嚇呆了，我抬頭向光明的寥闊裏望皎潔的月亮，它似乎笑着，它照耀着這個不可測的，陰慘的平面，比沙漠還陰慘呢。

現在月亮升得更高，把天邊照得更光明，照出了海的那邊並不遠的對岸；似乎有許多大樹在那里低垂……可是我坐的沙地漸次陷落；我得離開海岬，退回海所終止的岸邊。我伏在地上，現在完全感覺到我的孤獨，這一片蒼茫的周圍……這個海呢，儘管狹，我心裏想，仍不能飛渡……突然間全部的毅力都捨我而去了；它並不是逃了，我想；它只是消失如水竭於沙，它消失個一乾二淨。我忽然覺得沒有勇氣，覺得變成了一個信念全失的人。彷彿襲來了，在我的心上伸張了，展開了一片無淚的悲惻，比沙漠還寥闊，和沙漠一樣陰慘。

我太疲乏，無法立即回到營幕去，而且我有什麼話可以對王說呢？可是，不管怎樣，這

一夜的光輝是那樣的清，那樣適意，使得我失措的精神很舒服。然而，破曉前的夜氣把我興奮了，生怕遇見人從營幕下海來，發覺海是假的，於是用無聊的哭泣打擾我的愁苦，當我一望見終於愁慘了的夜在發白的山頭上坐礁了，我就重新上路，走回營幕。

從天的四方湧起來的晨光啊！哆嗦的膝頭，伸開的兩手，陰影皇皇然的緊抱……先知，我就是——王自從你再也不能說什麼以後，我會對你的人民講話了。啊！沙漠裏長途的跋涉嗎？莫名其妙的盼望；要斷下來的膝蓋；愈來愈增加的渴；平淡無奇的時間的流逝；夜裏的疲憊；晝間的冗長；到晚上便消失的綠洲。——北方的樹木；漠然中想要的枝條；啊！海岬！伸入天邊的海岬，在那上面前進；在那上面前進；到那里的盡頭便再也不能進了……營幕上月亮的白光，完了的夜；從天的四方湧起來的晨光……於是，喔！撩起的帷門；我進入的神祕的篷帳！重新垂下的帳門，像沉默重封了一個祕密；我側身去看的臥床，上面照着一點將滅的火焰；凹得可怕的，似乎空了的臥床，那里躺着失去了生命的王。

王，你錯了；我恨你。我並非生來是先知；你一死我才變成了先知；因為你不再講話了，因為我該對人民講話了……委棄在沙漠裏的人衆，我只是爲你們而哭泣。——你呢，形銷影滅的王，我會恨你，我自己知道嗎……可是我煩膩得，餓得，疲倦得委頓不堪了，爲了那樣的愛你；而且想起同你一起過的那些夜來無非叫我愈加感到寂寞的難耐。

我直到那時候爲止，並不愛人民，可是從那時候起，我憐憫他們了。你曾經愛他們嗎？你是爲的什麼好處領他們離開了城市？你的婚宴的喧聲並沒有傳到我們這里來。我們並沒有聽到笛聲和鐃鈸聲。我們的耳朵充滿了盼望。婚宴的喧聲早就息了，婚禮的慶祝在哪里舉行呢？王，我將不再講它了……誰也不知道婚禮之所以如此寂靜無聲者是因為在死中。

王，我得欺騙你的人民了，因為你早已欺騙了他們，因爲我認識，我可憐你的錯覺。王，我把你的苦難延長到了你的死以外。我倒走了你所走過的路。你引人民往沙漠；我把他

們領回了城市；我把他們引入了鑿足，以報償薄情的牧人啊，你沿不毛的沙地放我們去飽嘗的飢餓……

晨光閃爍了；在平常的日子，這是我照例離開王的時份。我走出了篷帳，眼乾色整。還沒有人走下海灘。我想先事準備他們將受到的絕望；當他們走到海邊去的時候，作爲懲戒，給他們一種可怕的懊惱；捏造一種罪名；給他們一個犯過的機會，以作懲罰的理由——好叫他們自以爲他們的經歷多少有一點自取其咎，而且，藉此，即使並不減少悲痛，至少會變得服從我，怕我。我只有愛引導我，所以我只能用威嚇領他們。於是不顧他們的口渴，或者不如說就爲了他的口渴，我對他們說：

『王在試驗你們的忠心。他定要先你們下這個爲大家所望眼欲穿的海灘。我不是第一人嗎？他說我不該最先去洗手，去沐浴，去喝水嗎？先我而下海去的活該受難。他這樣妄爲，會慘受懲罰，而且不只是一人受懲罰。只要有一人犯過，你們全要抵罪。因爲我的憤怒將超過一切的期待，將溢出孽海的邊緣。我務必，他對我說，要人民怕我，希冀他們的絕』

對服從；所以，這個過，即使一人所犯，也就表明全部的不服從。可是聽好：我要到海邊去，但並不在今天，也不在明天，要等到第三天的早上；試練就在於此：不管你們如何口渴，等下去。在未近海水以前，你們必須先立一個敬神的祭壇，以表示感恩，以供奉犧牲。這兩天你們就做這件事情。你們要把祭壇立在離海灘不遠的地方，不用怕這是在鬆動的沙上。你們要找石膏來粉飾，要在山腳上搬取黏固的沙塊。你們要把祭壇底下挖空了，像一個地窟。來吧。我願意你們全體動手。我急於要供奉。」

在兩天的厭煩裏，雖然是強制執行，工作進行得很快。我不知道他們中究竟有沒有人偷偷的違背了我的命令。這沒有多大關係。如果人人都服從，我想，海仍然會像現在這個樣子的。大家永遠可以假定出一個罪人，爲了他別人都受苦，因爲大家不能夠知道自已裏面單獨一個人會做的事情。

在兩天的厭煩裏，海是藍的；對岸隱約可見，冠以刻刻在變化的海市蜃樓。爲的讓他們便於犯規起見，我老待在王的篷帳附近。夜裏我走到海邊去，那里的不可靠我早已認

清了。我坐在離岸邊不遠的地方，一心想眺望。月亮升起來，比前一夜更滿；因爲不十分驚愕，我能以細看它了。那里的沉靜似乎是實在的，是實有的東西，這似乎就是我的崇仰所寄了。因爲我以前從不曾知道有這等的良夜；我在心深處，比我一向能知道的深度還要深的，感覺到另一種愛，比我對王所懷的那種愛還要強一千倍，還要溫柔，還要安定，似乎這片無邊的平靜就是給它的酬答。

結果，在愈加平和的第三夜，當月亮出來照我向岸邊走去的地步，當我這個疲憊的巡禮者，像一個夜裏的竊賊，已經偷偷的把王抬到了肩背上，拉住了掩到他面上的大衣角（現在我本可以看到他的裸體了，可是已經是一具死屍，再也不值得作如是想了，）當我已經把他安置在明天將有人民全體出于可笑的懺悔而來致祭的祭壇底下——當我已經把它擱在我就爲了這個目的而叫他們挖空的那個洞裏了……於是，終於慘然的從我靈魂的愛中解救了出來，獨自在夜裏，我可以把我的歡喜喊出，可以，把過去撇開了，讓我的希望歌唱。我以前從不曾想到我會怎樣的厭倦了這一次巡禮；可是，這一晚，

最後一次向海邊走去的時候，我看這片海而不再有恐怖了——其實，只有在自以爲定當渡過的人才覺得可怖的，——我現在看見它如此美麗，以致感覺到前日的信心逐漸移轉了；我的崇拜，素來熱烈，可是王死了以後，發生了動搖的，現在甚至于擴大到無邊的沙漠的邊沿了；並且，因爲我的更莊重的靈魂充滿了威嚴，我認爲這就是幸福了。

此刻我早已認爲這是不可能的，我懷疑我沒有當真達到過幸福。我記得我當時想歌唱，而不能夠，因爲現在不再爲什麼人了，以至于我只有在自己的心中說話，說了又說而並不了解自己的意思：王到底誰死了呢？我怎樣會如此活着的呢？

歡喜也許是；當時我不明白他如何會一下子就把我戰勝的；因爲他只是爲了我死，而我確實是惟一愛他的人。他的空轎子在人民的面前必須當作仍然有人在裏頭而進行：我必須不斷的證明我還看見他，我除了給他傳話，不說什麼話。我起初不明白這個誑騙的事實對於我有多大的重量，也不明白死了的王還在我誑騙裏活着。因爲，不斷的想像，煽動了我的愛情。我只知道他已經死了；我只能夠想像他還活着。有時候，在夜裏，在他

的篷帳裏，現在只剩了我一個人，我睡着了；我的無夢的沉睡變得像在扮演他的死。可是有時候，因為別人的緣故，在他的篷帳旁邊，我假裝爲他唱歌；于是我想起了我們一同過的那些夜，悲傷我看見了他的面孔。我的苦惱拚命要堅持到底的假裝他的存在。像給活人一般，每天給他送飯；我爲了對別人表示他的存在而作的一切行爲，無非幫助我愈加證明他的不在。我愈加覺得他應當存在，我愈加知道他並不存在。

從此以後我心頭盤據了這種思慮，又有力又累人，恰正如一種欲念，當然我將會嘗到靈魂的幸福，可是要等到我的靈魂從人民，從愛情，完全解放了出來的時候。

現在人民都離開我了；他們終於回到了城市。我把他們從沙漠裏領回來了。他們並不會愛我，因為我預言並不溫和，生怕動了憐憫；他們也並不愛王，因為我只給他安排兇暴的話。我不能講仁愛；因為是爲誑騙說話。我必須把他們欺騙到底；不自漏破綻。既然我

沒有力量，我可以不假裝嗎……可是我如今知道，如果世間有先知，那是因為他們喪失了他們的神。因為如果神並不緘默，我們的話有什麼用處呢？

當然我也假造過奇蹟；我叫岩石流水；我叫苦水變成甘泉；看見鵲鶉成羣的飛來，我就說這是為我預先作了禱告。當布巴克反叛的時候，我不知道如何制服他，如果我不發狠。我威嚇。再沒有人懷疑我的力量了；只有我自己纔不相信它。

我的放牧工作已經完了；我的靈魂終於得到了解放。現在快樂之下，我將要呼喊什麼呢？我不再能只唱歌了。我不再能在晚上，沉浸在愛裏，在市心的廣場邊大聲唱詩，也不再能逗孩子們跳舞了。我不再能，只識認城市，不再能不曾走過沙漠了。——現在，愛爾·阿虔，我要幹什麼呢？王死了——我會知道嗎？我想起了等待他的婚禮，彷彿他的一切都不會死……現在，現在城市的宮內，我知道王的弟弟大起來了……他等我的聲音去領導他嗎？我是不是將要同他，同另一羣人民，重開始一種新的歷程，我將一步步識認的……或者，如果這些生靈都充滿了愁雲慘霧，以及苦辛的死灰，我是不是要獨自走去——

像那些抱了一種秘密的人，徘徊在墓地的周圍，在冷清的場所尋覓而得不到安息。

註：亞拉伯文 [I Hadj] 有「巡禮者」的意思。——譯者。

菲洛克但德

或

三種道義解說

給 瑪塞爾·德路恩 (Marcel Drouin)

「菲洛克但德」並非爲舞台而作。這是一篇道德解說；我把它和其餘那幾篇解說攔在一起，以示並無上演的意思。

「菲洛克但德」曾發表于「白雜誌」(Revue Blanche)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一日刊。

第一幕

雪的原野上灰暗而低沉的天空。

第一景

宇荔士與奈歐浦多倫

95

奈歐浦多倫

宇荔士，一切都停當了。船已經泊好。我挑了水深處，北面有屏障的地方，生

怕冷風來吹凍了海。而且，雖然這個島上，如此寒冷，除了巢居崖石的海鳥，似乎不住什麼的，我還是把船擱在一個安全地點，叫岸上路過的，都不會看見。

我的靈魂也準備好了；我的靈魂準備犧牲。宇荔士！現在說吧；一切都停當了。整整十四天，伏在櫓上或伏在舵上，你只說粗野的話，吩咐我如何駕駛，迴避波濤；一見你頑固的沉默，我的問話立刻停止了；我知道有一種極大的悲哀壓在你親愛的靈魂上，因為你把我引往死地。我也緘口不言，覺得我所有的話都被海風太快的吹散在大海的無邊上。我只有等待。我看見遠遠的落在我們背後了，大海的水平線背後了，我的父親曾經在那裏打過仗的司基洛（SKYLOS）美麗的海岸；又遠去了金沙或頑石的羣島，我愛它們的，因為我覺得它們像琵琶羅司（PYLOS）；我看見了十三次太陽沉到海裏；每天早上它重新從波濤中出來的時候，總比原先蒼白了，而且升得愈加慢，愈加低；到最後，第十四個早上，我們再也等不見它；從此我們就彷彿生活在夜與晝以外了。許多冰塊漂在海面上；因為面前老是這種蒼白的微光，再也不能睡覺。

了，我聽到你所說的話就只限於給我指點冰山，好讓我一盪漿躲了過去。現在說呀，宇荔士！我的靈魂是準備好了；不像那些牽去作犧牲，祭巴珂士（Bacchus）的雄山羊披滿了祭典的華飾，而像伊菲吉妮（Iphigénie）走向祭壇，樸素，端整，不帶裝飾。當然，我本來願意，像她一樣，爲了我的國家，死無怨言，死在希臘人的懷裏，死在陽光普照的大地上，以我的從容就義表顯我對於神的虔敬，我靈魂的美；伊菲吉妮是勇敢的，而不會抵抗。沒有光榮的死是難堪的。然而，神啊！我沒有怨恨，雖然已經慢慢的離開了人羣，離開了太陽底下的海濱……現在，到了這個冷眼相看的島上，不見樹木，不見日光，只見白雪掩蓋了草綠，只見寒沍凍住了一切，只見當頭的天空如此失色，如此慘白，宛然另一塊平鋪的雪地，遠離了一切，遠離了一切……彷彿死早就在這裏了；熱情拋却了，我的思緒時時刻刻的越變越冷，越變越清，以至於這個皮囊現在只剩了一死了。

至少，宇荔士，要對我說因爲我灑了忠血，已經滿足了的神祕的宙士就要准許

希臘人勝利了；至少，宇荔士說，你回頭要對他們說我爲了這個，死無畏懼……你回頭要對他們說……

宇荔士 孩子，用不着你死。不要笑。現在，我要對你講了。聽我說，切勿打斷我的話。願天神因我們中犧牲了一個就滿足了！我們到此地來幹的事情，奈歐浦多倫，沒有死那樣容易啊……

這個島，你看來是沒有人住的，決不是如此。一個希臘人住在這裏，他名叫菲洛克但德，你的父親生前很愛他呢。當初他和我們一起駕駛鱗鱗，載滿了希望，載滿了驕傲，離開希臘，直指亞細亞；這是赫克利（Hercule）的朋友，我們中的貴冑之一；如果你一向不是遠離營幕而生活，那你早就知道他的歷史了。當初誰不讚他的勇敢？後來又誰不稱之爲莽撞？就是這一點性子使他失去了主意，上了一個不知名的荒島，當我們停棹在近傍的時候，岸邊的樣子非常古怪；不祥的預兆挫折了我們的勇氣。神意，伽耳卡思（Malchas）對我們說，要我們在這個島上有所犧牲，我們中誰都

等另外哪一個願意下去；於是菲洛克但德含笑的自獻了一條不義的毒蛇在海邊上咬了他。回到船上的菲洛克但德起初是含笑的給我們指點近處那塊小小的傷口。傷口壞起來了。菲洛克但德立刻斂去了笑容；面色蒼白了，失神的目光充滿了愕然而起的痛苦。幾天以後，那隻紅腫的脚愈加沉重了；他是從不訴苦的，現在却開始非常悲慘的呻吟了。起初，誰都殷勤的擠到他身邊去安慰他，排遣他；誰也辦不了；非療治他不可；到後來，證明了瑪加翁（Maehaon）的手腕對於他的創傷無法可施——一方面他的呼號實在也挫折了我們的勇氣——當我們的船從那個島駛近了另一個島的時候，我們就把他留在那里，獨自一人伴着他的弓，他的箭——今天我們就是來取這套武器。

奈歐浦多倫 什麼！獨自一人！你們把他撇下了，宇蒞士？

宇蒞士 呃！如果他一定會死呢，我們倒可以，我相信，再看護他一些時候。可是不是他的傷不是致命的。

奈歐浦多倫 那麼？

宇荔士 那麼我們就應該把一軍的士氣斷送於一人的難苦，一人的哀號嗎？顯然你不会了解。

奈歐浦多倫 那麼他的聲音可怕嗎？

宇荔士 不，沒有什麼可怕：只是可慘，以憐憫濡濕了我們的靈魂。

奈歐浦多倫 難道，最低限度，不能有一個人留下來守護他嗎？把他撇下在這裡，又病又

孤單，叫他怎麼辦呢？

宇荔士 他有他的弓。

奈歐浦多倫 他的弓？

宇荔士 對了：赫克利的弓。而且我得告訴你，孩子：他的爛腳發出最難堪的惡臭，散滿全船。

奈歐浦多倫 啊？

宇荔士 可不是？而且他念念不忘自己的苦楚，再也不能一心一意，矢忠希臘了……

奈歐浦多倫 算了吧。那麼，我們是，宇荔士，來……

宇荔士 且聽我說下去，奈歐浦多倫：你知道，在忒羅亞未遭永劫之先，多少血灑了，多少德性，多少忍耐，多少勇氣；背離的家園，眷愛的故土……這一切都還不夠。借了祭師伽耳卡思的口，神終於宣言只有赫克利的弓和箭，藉了最後一種德性，才會把勝利歸諸希臘。就爲了這個我們動身了——祝福我們所派到的運氣吧！——如今在這個如此僻遠的島上，一切熱情都拋却了，似乎我們的命運終於要決定了，我們的最專一的忠心終於要在這裡達到最完全的德性了。

奈歐浦多倫 僅僅是如此嗎？宇荔士？而且，現在說了一大堆話以後，你打算做什麼呢？因爲我的精神還是不肯完全了解你的話說吧：爲什麼我們來到了這裡？

宇荔士 爲的取赫克利的弓；你不懂嗎？

奈歐浦多倫 宇荔士，這是你的意思嗎？

宇荔士 不是我的，而是神授與我的。

奈歐浦多倫 菲洛克但德不願意給我們吧。

宇荔士 所以我們要用計取。

奈歐浦多倫 宇荔士，我憎惡你。我的父親教我永遠不要用計謀。

宇荔士 計謀強於勇武；勇武不能久持。你的父親已經死了，奈歐浦多倫；我還活着。

奈歐浦多倫 你莫非說還是死好嗎？

宇荔士 不是說還是死好，是說死比較容易。沒有什麼是太難的，對於希臘。

奈歐浦多倫 宇荔士！爲什麼你挑選了我？你幹這個勾當，我的全靈魂所不贊同的，用得

着我什麼呢。

宇荔士 因爲這種事情，我自己辦不了；菲洛克但德知我太深。倘若他只見我來，他要疑

心有什麼詭計了。你的無邪可以掩護。這件事情，必須你來幹。

奈歐浦多倫 不，宇荔士；憑宙士起誓，我決不幹。

宇荔士 孩子，不要講宙士，你不了解我。聽我說。因為我苦惱的靈魂躲藏了，順受了，你以為我的悲哀不如你的深嗎？你不認識菲洛克但德，菲洛克但德是我的朋友。賣他，我比你更難忍受呢。神的命令是殘酷的；它們就是神。我原先在船上不對你講話，那就是因為我悲痛的大心連話都不想說了……可是你正如你的父親一樣的發脾氣了，你不再聽信理智了。

奈歐浦多倫 我的父親已經死了，宇荔士；別講他吧；他是爲了希臘死的。啊！爲了它爭鬥，受難，死——隨便你叫我怎麼辦吧——可是別叫我賣我父親的朋友！

宇荔士 孩子，聽我說，回答我：你不是先做全希臘人的朋友，然後做一個人的朋友嗎？或者：國家不是重於個人嗎？爲了救一個人而毀了希臘，你受得了嗎？

奈歐浦多倫 宇荔士，你說得不錯，我受不了。

宇荔士 你不以為然嗎？如果友誼是一種很可珍貴的東西，國家是更可珍貴的東西了？

……你說，奈歐浦多倫，怎樣才算有德行？

奈歐浦多倫 教我吧，賴耳忒 (Laërte) 的賢子。

宇荔士 鎮住你的熱情，使一切受制於義務……

奈歐浦多倫 可是義務是什麼，宇荔士？

宇荔士 神的聲音，城市的命令，我們給希臘的獻物；正如我們看見許多情人在地上四處尋覓最珍奇的花朵以奉獻給他們的情婦，而且願意爲了她而死，彷彿他們不幸再沒有比他們自身更好的東西可以奉獻了，倘若你的國家於你是貴重的，你有什麼太貴重的可以奉獻呢？你剛纔不是說國家後邊立刻跟來了友情嗎？阿加門農

(Agamemnon) 還有什麼比他的女兒更貴重的，倘不是國家，像在一個祭壇上，犧牲……可是，同樣的，菲洛克但德，在他獨居的這個島上，有什麼比這個弓更寶貴的，可以奉獻國家呢？

奈歐浦多倫 可是，宇荔士，倘若如此，問他要得了。

宇荔士 他會拒絕的。我不知道他的脾氣，可是我曉得他的被棄激起了他對軍隊統領

們的惡感。也許他以心念激動了神怒，也許他咬牙切齒的不再祝我們勝利了。也許觸犯了的神要借我們去重新懲戒他了。強他不得不拋棄他的弓箭以就德行，神對他也許會寬一點了。

奈歐浦多倫 可是，宇荔士，違心而做的行爲是有功德的嗎？

宇荔士 你，不相信嗎，奈歐浦多倫，完成神的命令比什麼都重要，即使不得每個人的同意而完成？

奈歐浦多倫 你原先說的一切，我都同意；可是現在我不知說什麼好了，我甚至於覺得……

宇荔士 噓！聽……你什麼都沒有聽見嗎？

奈歐浦多倫 聽見的：海的聲音。

宇荔士 不是他！他那種可怕號叫傳到我們這裡來了。

奈歐浦多倫 可怕！宇荔士，我倒聽見了悅耳的歌聲呢。

宇荔士（側耳）他真是在唱歌。他真好！現在剩了他獨自一人，他就唱了。從前有我們在旁邊的時候，他儘是哭。

奈歐浦多倫 他唱什麼？

宇荔士 還聽不清歌詞呢。聽他走近來了。

奈歐浦多倫 他不再唱了。他停住了。他看見了我們在雪地上的足跡。

宇荔士（笑）現在他又哭起來了。啊！菲洛克但德！

奈歐浦多倫 的確，他的哭聲真是可怕！

宇荔士 去跑去把我的劍放在那塊岩石上；讓他識認一種希臘的武器，讓他知道他所看見的足跡是一個來自祖國的人的。——趕快。他走近來了。——好。——現在來吧；

我們躲在這個雪堆背後去；我們可以看見他而不被他看見。他將要怎樣的咒罵呵！

『倒霉的希臘人，』他會說，『全給我覆沒！軍隊統領們！你，奸刁的宇荔士！你們，阿加門農，梅奈拉思（Menelas）願一個個被我的怨毒所吞噬吧！喔！死！我每天都呼喚的

死，你難道聾了，聽不見我的怨聲嗎？你永遠不能來嗎？洞啊！岩石啊！海岬啊！我的苦惱的啞子證人，你們永遠不能……』

〔菲洛克但德上望見燈兜及武器擱在台中心。〕

第 二 景

菲洛克但德，宇荔士，奈歐浦多倫

菲洛克但德

（沉默。）

第二幕

第一景

宇荔士，菲洛克但德，奈歐浦多倫

(三人都坐着)

菲洛克但德 的確，宇荔士，是在我遠離了人羣以後，我才了解了所謂德行。生活在人

羣裏的人是不能夠，我相信，不能夠做一個純粹的，真正無私心的行爲的。所以，你們

……來這裏……爲什麼……

宇荔士 來看你，親愛的菲洛克但德。

菲洛克但德 我一點也不相信，我也滿不在乎；我重見你們的快樂是極大的，在我也就夠了。我已經失去了探尋行爲的動機的本領了，自從我自己的行爲再沒有什麼祕密以來。我是什麼，表現給誰看呢？我只有生存的掛慮。我不再呻吟了，明知道這里沒有耳朵可以聽我，不再希冀了，明知道我在這里什麼也得不到。

宇荔士 你怎麼不早一點停止呻吟，菲洛克但德？也許我們當時就把你留在身邊了。

菲洛克但德 這是不必要的，宇荔士。同別人在一起，我的沉默便是虛偽。

宇荔士 而在這里呢？

菲洛克但德 我的苦痛，只有我自己知道，不再需要話語來表白了。

宇荔士 那麼，自從我們分別以後，你就一直沉默下來了，菲洛克但德？

菲洛克但德 不。自從我不再用來表示我的痛苦以後，我的怨聲變得很美了；以致我從

其中得了安慰。

宇荔士 很好，可憐的菲洛克但德。

菲洛克但德 最要緊，切勿憐憫我！我不再希冀了，我已經對你說過，明知道我什麼也得不到……從外界什麼也得不到的確，可是從內心可以得到許多；是從那時候起，我纔希求德行了；我的靈魂完全傾注在那里，雖然痛苦，我在平靜裏安息了——我是安息在那里的，至少當你們來的時候……你笑嗎？

宇荔士 我曉得你已經知道如何消遣了。

菲洛克但德 你沒有聽懂我的話——你不珍重德行嗎？

宇荔士 當然珍重：珍重我的德行。

菲洛克但德 你的德行是哪樣的一種？

宇荔士 你不會聽懂我的話……不如講希臘人吧？你的孤獨的德行已經使得你不再

記得他們了？

菲洛克但德 爲的不再激起我對他們的惡感，的確是如此。

宇荔士 聽好！奈歐浦多倫。——那麼，征戰的成功，爲了它……

菲洛克但德 ……你們把我撇下了……你幹嗎要我想起它來呢，宇荔士！你們把我撇

下了，是爲的戰勝，是不是？那麼我爲你們希望你們做了勝利者……

宇荔士 要不然呢？

菲洛克但德 要不然我們要相信希臘太偉大了。至於我，我在這個島上，你知道，一天一天的越變越不是希臘人，越變越是人……然而，當我看見你們的時候，我覺得……

阿基利 (Achille) 死了吧，宇荔士？

宇荔士 阿基利死了。與我作伴的是他的兒子。怎樣！你哭了，菲洛克但德……如此追求的平靜……

菲洛克但德 阿基利……孩子，讓我的手撫摩你如此美好的頭額……已經很久，很久，

我的手只接觸僵冷的胴體了；甚至於我射殺的飛鳥的屍體，掉在波上或雪上，當我的手伸去就它的時候，也已經凍得就像它們所飛渡的大氣最高層那樣的冰冷

了……

宇荔士 你說得很好，就一個受苦的人來說。

菲洛克但德 無論我到什麼地方，我永遠是希臘的兒子。

宇荔士 可是你沒有可談的人了。

菲洛克但德 我已經對你說過；你沒有聽懂我的話嗎？自從我不再與人講話以後，我就說得更好了。我的事情，在打獵與睡眠之間，就是思想。我的觀念，在孤寂中，因為沒有什麼來攪擾，甚至於痛苦也不來攪擾的，取了一道微妙的蹊徑，有時候我很難於追蹤。我對於人生了解了我的教師們所未曾為我指示的許多祕密。我也從事於對自己講述我的痛苦，而且，如果字句很美，我就從其中得到同樣程度的安慰了；有時候甚至於談起了我的悲哀，我就忘記了我的悲哀。我明白世間的言詞一到不再應要求而說的時候就更加美。身邊既然再沒有耳朵，再沒有嘴了，我乃只應用我的話的美；我沿海濱叫嚷，把我的話散遍全島，小島聽着我的時候，顯得不十分寥寂了；自然

彷彿與我的悲哀相似了；似乎我就是自然的聲音，似乎啞口的岩石都等我來講述它們的病苦；因為我曉得我的周圍一切都是病的……而且這種寒冷也不是正常的，因為我想起了希臘……我漸漸的養成了捨自己的苦難而鎮撫外物的苦難的習慣；我覺得這樣較好，怎樣對你說呢？不但如此，這種苦難是相同的，我同樣得到了安慰。而且我在講大海，講綿延不絕的波浪的時候，才得到了最美的句子。我要承認，宇荔士——宇荔士！——有些句子是美得直叫我悲泣，世間沒有一個人能聽見哩。一個人的靈魂，我覺得，聽了它們一定會改變的聽，宇荔士！聽，還沒有人聽見我的句子呢。

宇荔士 我看你已經養成了只顧一口氣講話，滔滔不絕，不許他人打岔的習慣了。背你的書吧。

菲洛克但德（朗誦）海波的無涯際的微笑……

宇荔士（笑）可是菲洛克但德，這是艾思基列（Eschyle）的句字。

菲洛克但德 也許是……這個你聽來覺得不舒服？……（重起頭）海波的無涯際的鳴

咽……（沉默）

宇荔士 還有……

菲洛克但德 我不知道了……心緒亂了。

宇荔士 算了！你下次再說吧。

奈歐浦多倫 啊！如果你繼續下去呵，菲洛克但德！

荔宇士 你看！孩子一直在聽你哪！……

菲洛克但德 我再也不知道怎樣說了。

宇荔士（立起）我讓你自己去理一下思緒。一會兒再見。菲洛克但德——可是，你說：決

沒有如此難堪的幽囚生活吧，既然有如此的休止，如此的忘却，如此的猶豫……

宇洛克但德 的確，宇荔士；有一天，一隻鳥掉下來了，那是我射中的，不過受了我的箭傷，

我希望還可以救活。可是怎樣保持這個騰空的熱情，那是飛翔的，掠過這塊如此崎

軀的地面，這裏的寒冷甚至於給了水以我論理的思維的形狀，凍結了呢？鳥死了；我看見它不久就死了；爲的要溫暖牠，我用吻，用呼吸來悶窒牠。牠因缺少飛翔而死了……

同樣，我覺得，親愛的宇荔士，詩的激流，一湧出我的嘴唇，就凝結了，以不能流佈而死了，使它有生氣的內炎也次第消退了。不久，我將要變得，永遠活着，而完全是抽象的存在了。寒冷侵襲我，親愛的宇荔士，我現在十分惶恐，因爲我在那里，甚至於就在寒冷的嚴凜裏，發見了一種美。

我安然的走在物上與凝固的液體上。永遠不再做夢了，我思索。我再也不嘗一點希望，因此永遠不會醉了。當我在這裏，這裏到處都是堅固的石頭，扔一點什麼……就算是一粒穀吧，許久以後，我可以原封不動的找到它；它決不會發芽。這裏，什麼都不變，宇荔士：一切是什麼，就常是什麼。總之，在這里可以靜觀默察！——我還保存着那隻死鳥哩；就是這個；太寒冷的空氣使牠永遠不會腐爛。我的行爲，宇荔士，我

的話，都像凍結了，持久的，像一圈盤石似的把我圍住了。每天，看見它們在那里，所有的熱情都默沉了，覺得「真理」總是越來越堅定——我願意我的行為同樣的越來越堅固。越來越美；真，純，結晶化，美，美，宇荔士，就如同這些清明的冰花的結晶，那里，只要太陽照來，就可以完全照澈。我一絲都不願阻礙宙士的光明。我願它照澈我，荔士，像照澈一個三稜鏡，願這片屈折的光明使得我的行為無限光華。我願意達到最高的透明，完全除去了我的朦朧，我願意，看着我的行動，你自己也覺到這片光明……

宇荔士（走開）得，再見。（指奈歐浦多倫）同他談談吧，既然他愛聽你。（下）

第 二 景

菲洛克但德，奈歐浦多倫

奈歐浦多倫

菲洛克但德！教我以德行吧……

第三幕

第一景

菲洛克但德（上場）。

菲洛克但德（爲驚訝與痛苦所激惱）瞎眼的菲洛克但德！認識你的錯誤，哭你的愚蠢吧！重見希臘人就迷了你的心……我聽清楚了嗎？——千真萬確，宇荔士坐着，旁邊是奈歐浦多倫，不知道我就在旁邊，他們甚至於沒有抑低講話的聲音；宇荔士，囑咐着奈歐浦多倫，教他賣我；對他說……苦命的菲洛克但德！他們重到你身邊來，是爲

的要奪你的弓呀！他們如何的需要它呵！……寶貴的弓，喔！我所剩的惟一的財產，沒有它……（側耳傾聽。）人來了！自衛吧，菲洛克但德！你的弓是好的，你的臂是靠得住的。德行德行，我如此愛惜的，在孤獨的時候，我沉默的心原是平靜的，在遠離他們的時候。啊！我現在知道他們所提供的友情的價值了！希臘是我的祖國嗎？我所憎恨的宇荔士，還有你，奈歐浦多倫……他當時却如何的傾聽我呵！何等溫存呵！孩子……和他的父親一樣美，喔！比他的父親還要美的……怎麼他在一副如此純潔的面貌底下藏了這樣一個想頭呢？『德行』他說，『菲洛克但德，教我以德行吧。』我對他說了什麼呢？我只記得他了……不管我對他到底說了什麼，現在有什麼關係呢……（聽）腳步聲……誰來了？宇荔士（拿住弓）不是……奈歐浦多倫（奈歐浦多倫上）

菲洛克但德與奈歐浦多倫

奈歐浦多倫

(呼喚)菲洛克但德!走近,欲倒狀)啊!我病了……

菲洛克但德

病了……

奈歐浦多倫

是你擾亂了我。還我平靜吧,菲洛克但德。你所說的一切都在我的心裏發

芽了。當你講的時候,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聽;我的心率直的對你的話敞開了。你沉

默了以後,我還是聽。可是現在,一切都亂了,我是在等待。講吧!我還沒有聽夠呢……

應該盡忠,你說是……

菲洛克但德

(堅定的)……盡忠。

奈歐浦多倫

可是宇荔士也如此教我的。盡忠於什麼呢,菲洛克但德?他說是忠於國家。

菲洛克但德

……忠於國家。

奈歐浦多倫

啊!講吧,菲洛克但德;你得繼續下去,現在。

菲洛克但德 (避開) 孩子……你會開弓嗎?

奈歐浦多倫 會爲什麼?

菲洛克但德 你能張這個弓嗎?

奈歐浦多倫 你想……我不知道。(試弓) 成; 也許——你看!

菲洛克但德 (背語) 多容易! 似乎這是……

奈歐浦多倫 (遲疑) 現在……

菲洛克但德 我看見了我所願意看見的了。(收回弓。)

奈歐浦多倫 我不懂你的意思。

菲洛克但德 沒有關係, 唉…… (意轉) 聽, 孩子。你不相信神在希臘之上, 神比希臘更重

要嗎?

奈歐浦多倫 不, 憑宙士起誓, 我決不以爲如此。

菲洛克但德 那麼爲什麼呢, 奈歐浦多倫?

奈歐浦多倫 因為我所侍奉的神無非侍奉希臘罷了。

菲洛克但德 什麼神也屈就嗎？

奈歐浦多倫 並非屈就……可是，看！你知道在希臘以外沒有人知道他們；希臘是他們

的祖國，正如是我們的祖國；侍奉我們的祖國，就侍奉了他們，他們與我的祖國無別。

菲洛克但德 然而，看，我可以對你談他們呢，而我已經不屬於希臘了——而且，我仍然

侍奉他們……

倫多奈歐浦 你以為如此嗎？——啊！可憐的菲洛克但德！我們不容易避免做希臘人

的……甚至於……

菲洛克但德 甚至於……

奈歐浦多倫 啊！如果你知道……菲洛克但德……

菲洛克但德 如果我知道……什麼……

奈歐浦多倫 (改口) 不，你講吧；我是聽你的；你倒發問了……我覺得宇荔士和你，你們

的德行不一樣……可是在應該講的時候，你本是講得那樣好的，你却沉吟了……
 盡忠於什麼，菲洛克但德？

菲洛克但德 我本想對你說：忠於神……可是這樣一來，神之上，奈歐浦多倫，該有些什麼了。

奈歐浦多倫 神之上？

菲洛克但德 不錯。因為我不像宇荔士一般的行動。

奈歐浦多倫 盡忠於什麼，菲洛克但德？神之上，還有什麼？

菲洛克但德 有……（兩手捧頭，委頓狀）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啊啊！自己……我

不會講了，奈歐浦多倫……

奈歐浦多倫 盡忠於什麼說呀，菲洛克但德……

菲洛克但德 盡忠……盡忠……

奈歐浦多倫 你哭了！

菲洛克但德 孩子啊！如果我能夠給你指點德行呵……（猝然起立）我了解宇荔士了！

再見……（引退，且行且語）我會再見到你吧？

奈歐浦多倫 再見。

【宇荔士上。

第 三 景

宇荔士與奈歐浦多倫

宇荔士 我來得正好嗎？他說了什麼？你講得不錯吧。我的學生？

奈歐浦多倫 託你的福，比他高明。可是有什麼關係呢？——宇荔士……他把弓交給我

拉哩……

宇荔士 他的弓開什麼玩笑！那麼你爲什麼沒有把它留下來呢，阿基利的兒子？

奈歐浦多倫 沒有箭的弓有什麼用處呢？弓在我手裏的時候，他小心翼翼的收緊了箭。

宇荔士 乖巧的朋友……他懷疑嗎，你以爲他說些甚麼？

奈歐浦多倫 喔！什麼都沒有，差不多。

宇荔士 他又對你講他的德行了沒有？

奈歐浦多倫 他原先是講得那麼好的，一經我發問，他就不說了。

宇荔士 你看……

奈歐浦多倫 聽我問我們盡忠於什麼，要不是忠於希臘，他對我說……

宇荔士 他對你說？

奈歐浦多倫 說他不知道。聽我說，照你所教我的說，就是神也屈從希臘呢，他回答說：那

麼神之上該有……

宇荔士 什麼？

奈歐浦多倫 他說他不知道。

宇荔士 哎！你看如何。奈歐浦多倫……

奈歐浦多倫 不，宇荔士，我覺得我倒明白了，現在。

宇荔士 你覺得明白了什麼？

奈歐浦多倫 一點道理。因為，究竟，在這個如此孤獨的荒島上，當我們不在這裏的時候，

菲洛克但德盡忠於什麼呢？

宇荔士 可是，你剛才說了什麼都沒有啊。孤獨的德行侍奉什麼呢？不管他以爲怎樣，這

種德行發出來毫無用處。他的字句侍奉什麼嗎；儘管美到什麼地步……它們把你說服了沒有，你？——我也沒有啊。

他如此生活，獨自一人在這個荒島上，我已對你說明了，是爲的使軍隊從他的號叫聲，他的臭氣中解救出來；這是他的第一度盡忠；這是他的德行，不管他怎樣說。他的第二個德行，倘若他是如此有德行的，那將是，當他失去了他的弓的時候，善自

安慰，認定這是爲了希臘。另外還有怎樣的忠心可以想出來呢，要不是爲國家他等待，你知道，我們來申請呢……可是，因爲他儘許會拒絕的，最好還是強他行德，逼他犧牲——我們以爲最妥當是把他催眠，看這個瓶……

奈歐浦多倫 啊！不要說得太多吧，宇荔士……菲洛克但德，他是沉默的。

宇荔士 那是因爲他沒有什麼可說了。

奈歐浦多倫 是爲了這個他才哭的嗎？

宇荔士 他哭他錯了。

奈歐浦多倫 不是爲了我他才哭的。

宇荔士 (微笑)爲了你……始以胡塗的，繼以傲慢而稱之爲德行了。

奈歐浦多倫 (突然啜泣)宇荔士！你[！]不了解菲洛克但德……

第四幕

第一景

菲洛克但德，奈歐浦多倫

【菲洛克但德獨坐；似因痛苦而不能自持——或在凝思。

奈歐浦多倫（疾行而上）願趁早尋到他啊……啊！是你，菲洛克但德。趕快，聽我說。我們

到這里來做的事情是可憎的；可是願你比我們偉大寬恕我們吧。我們是來……喔！

我無面目講它……來盜你的弓，菲洛克但德！

菲洛克但德 我早已知道。

奈歐浦多倫 你沒有聽懂我的話……是來盜你的弓，我對你說……啊！自衛吧！

菲洛克但德 防誰防你說吧，我的奈歐浦多倫。

奈歐浦多倫 當然用不着防我，我愛你，我向你告密。

菲洛克但德 你賣宇荔士……

奈歐浦多倫 而且自陷於絕境……我是忠於你呀。你愛我嗎？講吧，菲洛克但德。可不是

德行就在這里嗎？

菲洛克但德 孩子……

奈歐浦多倫 看我帶給你的東西吧。這個小瓶的使命是把你催眠。可是我，我把它交給

你。就是這個。這就是行德吧？——對我講吧。

菲洛克但德 孩子！達到高超的德行只有一步一步走的；你在這里做的却只是一躍。

奈歐浦多倫 那麼教我吧，菲洛克但德。

菲洛克但德 這個瓶是要把我催眠的，是不是？（取瓶，觀看）小小的瓶呵……你，至少，不

至於達不到目的！看見我怎樣做嗎，奈歐浦多倫（歛）。

奈歐浦多倫 什麼！可憐的，這是……

菲洛克但德 告知宇荔士，你對他說……他可以來。

〔奈歐浦多倫，愕然，且呼且奔而下。〕

第 二 景

菲洛克但德，其次宇荔士與奈歐浦多倫

菲洛克但德（獨語）你將敬佩我了，宇荔士，我想強迫你敬佩我。我的德行蓋過了你的德行，你自覺渺小了。得意吧，菲洛克但德的德行滿足於你的美吧！奈歐浦多倫，爲什

麼不立刻拿我的弓呢？你愈加愛我，這於你愈加困難，你盡忠還不澈底呢。把弓箭拿去吧……（觀看）他已經走開了……

這藥水有一種可怕的味道；一想到，我胸中就要作惡；我甯願早點睡着……在一切忠心之中最優的是忠於他人，因為這樣一來，人家便高於他們了。我盡忠，不錯，可是並非忠於希臘……我有一點遺憾，就是我的忠心有利於希臘……不，我甚至於也不以此為憾……可是，那麼，不要謝我，是爲了我自己我才幹的，不是爲了你。——宇荔士，你將敬佩我了，是不是？——可是你將敬佩我嗎，宇荔士？——宇荔士！你在哪里呢？要明白這一點：我盡忠，可是並非忠於國家……是忠於另外的東西，要明白這一點：是忠於……什麼？我不知道，你會明白嗎？宇荔士！你也許要以爲我盡忠於希臘吧！這副弓，這些箭將効力希臘了……把它們扔在什麼地方呢？——海裏！（欲奔走，爲藥力所摧而重復倒地）我沒有氣力了。啊！我的頭昏了……他要來了……

德行！德行！我在你這個苦味的名字上尋一點醉意；難道我早已把醉意享受得

乾乾淨淨了？支撐我的傲氣動搖了，坍倒了；我向四處逃散了。『不要飛躍，不要飛躍，』我對他說過，企圖在自己的力量以上做的，奈歐浦多倫，這就是所謂德行了。德行……我不再相信它了，奈歐浦多倫。那麼聽我說，奈歐浦多倫，世間並沒有德行。奈歐浦多倫……他聽不見了（力絕而倒地，隨即入睡）。

宇荔士（登場，見菲洛克但德）現在，讓我獨自跟他在一起。（奈歐浦多倫受最強的感情所擺佈，逡巡而不退）啊！隨便到哪裡去吧；跑去備船也好。

【奈亞浦多倫下。

宇荔士（走近菲洛克但德，俯身）菲洛克但德……你聽不見我的聲音了，菲洛克但德？——你以後再也聽不見我的聲音了？——怎麼辦？我倒想對你說……你把我征服了，菲洛克但德。而且我見識了德行了，現在；我覺得它這樣美，以致我在你身邊不敢有所動作了。我的本分似乎比你的更殘酷，因為它顯得不如你的莊嚴。你的弓……我再不能，我再不願拿它了，你已經把它獻出來了。——奈歐浦多倫是一個孩子！叫

他聽命吧。啊！來了！（命令語氣）現在，奈歐浦多倫，拿弓箭，把它們拿到船上去。

〔奈歐浦多倫悲痛的走近非洛克但德，俯首，隨即跪下，吻非洛克但德額。〕

宇荔士 我命令你。賣了我還不夠嗎？你也想賣你的國家嗎？你看他如何盡忠於國家。

〔奈歐浦多倫屈服了，取弓箭，引退。〕

宇荔士（獨自）現在，再見了，非洛克但德。你很鄙棄我吧？啊，我願知道……我願他知道我覺得他可敬佩……我願他知道……託他的福，我們勝利了。

奈歐浦多倫（自遠處呼喚）宇荔士！

宇荔士 我來了。

第五幕

〔菲洛克但德獨自一人，在一岩石上。太陽從萬里無雲的空中升起。海上遠處一小船遠颺。菲洛克但德

引領長望。

菲洛克但德（非常平靜的低語）他們不再來了……他們沒有弓可取了……我很幸福。

〔他的聲音變得非常美而柔和；周圍的百花破雪而出；空中的羣鳥降下來喂他。

白 莎 佩

給 路西·岱拉呂·馬德呂思夫人

(*Mme Lucie Delarue-Mardrus*)

「白莎佩」曾發表于「詩與散文」(Vers et Prose)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號至一九〇九年三月號。前兩景先曾發表于「隱居」(l'Ermitage) 一九〇三年一月及二月號。

第一景

大衛，猶大王

約押，大衛王的元帥

〔大衛王，半僧半戎裝，俯伏在地，唸一篇他所抄就的禱告。〕

大衛 『……哪怕是壯士，也氣折；哪怕是年少，也踟躕；

惟有信託上帝的……』

〔約押上。〕

你來得太早，約押；我還沒有做完禱告。

別作聲。——我唸到哪裏了……啊！……

「那才不至於動搖。」

上帝將借力量與疲倦的人；

翅膀將重新到他身上像生到鷹身上。」——

我原先想說：「他們的翅膀將重新生起來像那些……」

可是：「將重新生到他身上像生到鷹身上」好一點。

你要我怎樣？

約押 赫人回來了。

大衛 赫人是誰？他從哪里回來？

約押 從圍攻拉巴回來，他帶來了那邊的情報。

總之這是一個無足道的小卒

而且王上……

大衛 嗥！你妒忌他嗎，約押？

赫人烏利亞是我手下最饒勇的將士。

我假装不知道，就是爲的要聽你說謊。

我會忘記誰在迦特打敗非利士人的？

誰抵擋他們而保守了巴斯達閱的田野的？

說：誰打死摩押的雙獅的？就是他。

誰打死拉法的兒子，那四個巨人的？就是他。

約押 也許……

大衛 且聽我說下去：在收割的時候，

在亞杜蘭洞裏，我苦求而不得清涼；

非利士人屯營在谷中；

伯利恆已經被他們佔領了兩天。

你知道伯利恆有一道苦泉；

那天我渴慕那里的泉水，

我想喝到它才甘心……

結果是誰闖過敵陣的？

是誰奮不顧身而爲我掙來一杯的？

到底是誰呢，你說？

是赫人烏利亞。

你假裝忘記了這些事情，約押，也是枉然；

直到墳墓的邊上我還記得它們哩。

我不願叫人家說

爲王效勞，毫無益處。

我定要烏利亞在我的桌子上吃飯；

我所有的都是他的。

我在宮裏等他；通知他。

【約押向一侍者以手示意，傳王命。

他是拿單的朋友，是不是？

約押 先知拿單的朋友，是陛下。

【約押作欲行狀。

大衛 別走。

【王沉默片刻。

我怕先知拿單……你笑嗎？

這是因爲你還不認識他的力量；

人民都聽從他的聲音；

我自己，在他面前，就像一個小孩子，不敢做聲了；

當他說：『神……』人家就以爲聽見了上帝的聲音。

當然，我也聽過旁的許多先知講話；

他們預言了，然後就沉默；

這一位的聲音却歷久不息。

我願強迫他緘口。

我的約押，我的拿單。

一日裏總有一刻國王的勢力會衰落；

一生裏總有一日走路的會覺得疲乏。

我想起我當年的德性，年輕時候的禱告；

那時候與上帝談話的就是我。

我想起掃羅王……我也像他那樣，在我的脚步前，

我開始看見影子逐漸大起來。

現在神所聽的不再是我了；

他不再借我的口來說話，

他不再與我談話……

可是我久已耐不住他的沉默了。

我願強迫他開口。

像一隻餓狗啃一塊不剩一絲肉的骨頭，

像一個母親緊摟她已死的孩子，

整夜裏我把上帝的名字擠在我的嘴唇上：

在我爲禱告而合十的手裏

我重溫殘餘的信念來禱告；

可是啊——我聽見我上面像有一片翅膀……

那正是燈焰搖顫

燈油點盡的時辰，

這時候正英雄氣短，

壯志銷沉，

睡眠的醇酒灌醉了多少君多少臣……

我的靈魂却長開警眼；

我等上帝整整的等了一夜。

——我聽見我上面像有一陣微風，

輕盈的神靈向我降下了。

神靈，我將怎樣稱呼你呢？

約押，我看見過鴿子飛繞鴿籠

當它躊躇了一下：我要息下嗎？

當它躊躇於棲息的時候。

神靈在我的床上面振翼，

它愈降愈近。

金鴿子，我的手也許就可以抓住你了……

我伸手去探鳥；

於是我跳出去，從一個房間到一個房間去追趕它，

直趕到上通御園的直梯頭；

它大起來了；它像雷一樣放光，

有時候息一息，——

可是我就猝然的覺得膝頭無力，

眼看要抓到手，我的靈魂却失措了，

它又遠了；它一級一級的跳去；

我想抓住它而不敢……

你撲到那里，鴿子，

我就追到那里……

這是一個小小的屋頂花園，

祕密的，我相信我還不知道呢。

神鳥，突然間，逃入空中；

我突然覺得它帶去了我全盤的欲念。

眼看就是天發白，

牆壁發藍的時候了；

我脚下那些庭園作成許多陰影的深池，

我一對清明的目光，穿過霧靄，向那里投去。

那些庭園是誰的，約押？我不知道。

可是我明白到那里我的王宮是終止了。

我憑倚，因為我還不大看得清

在一所小園的深處動彈的一片白是什麼。

我猜霧靄的濃處是一個泉池；

泉水的近旁，一個俯身的人形。

這是一個披紗的女人嗎？

一片臨水的白翅膀嗎？……

不錯，那在動彈，那在悸顫如翅膀；

一會兒我滿以為重發見我的鳥了；

那知道突然湧出了太陽逼得我霎了一眼；

當我重張開的時候，我眼花了，

現在再沒有什麼，只是一個女人在那里。

她已經卸去了白紗；

裸足踩到了水裏。

她走進葦叢

直到泉池的正中心。

她更深的進入了我的心。

因為她老是低着頭，

她的面孔，我一點也看不見，

她的頭髮用夜色掩蓋了她的肩頭；

可是我看見她的腹部在葦叢裏悸動；

一朵花似乎開放在

她那分開的雙膝之間……

我的心直冒到我的喉頭，

它要在一聲狂叫裏湧出來了……

〔被遣去傳命與赫人的侍者回來了。〕

侍僕 陛下，烏利亞吩咐對王上說

大衛 他不來嗎……

侍僕 他說：我倒進王宮嗎，

拉巴還沒有打下呢……

大衛 好吧。他不願意來，我去。

走吧，約押叫他備一席很簡單的飯菜，

今晚我要做他的客人。

〔約押下。〕

第二景

大衛

約押

〔大衛坐着，若有所思。——約押站着聽。〕

大衛 他住一所小園……

在葡萄架下安排飯菜以待我的桌子是白的。

『看，』他對我說，『我的葡萄藤，多麼好的涼蔭。』

掩在桌子上的樹蔭是可愛的；

『我從這架葡萄得來的一點酒，

「這里就是大衛王；這是甜的，嘗嘗看，他的女人，忽然來了。」

（她名叫白莎佩，）

低着頭，爲我斟酒。

我不認識她。

甚至於起初我還不認識那所園子呢。

她，那樣打扮了看起來更美了。

頭髮的暗沉沉的波紋

似乎悸動在她的周圍。

她那副陌生的面容上含笑……

可是園子，約押！那所園子，我要怎樣說它呢？

它不再像早上那所

涵滿了霧靄的：

這是一塊幽靜的地方……我喝了那杯酒。

我曾經喝過許多種酒了，約押，可是那種酒，

我相信，我早已預先渴慕了很久了；

它降臨於我有如一種深湛的幸福；

它充滿我的心有如禱告的被採納。

我覺得腰裏的力道重新旺盛了。

白莎佩含笑；園子裏充滿了陽光。

一切都照耀以烏利亞的愛與幸福。

『你看見我全盤的幸福了，大衛王，』他說；『他是簡單的。』

它寄存于一所小園的深處；

它寄存于你那些宮牆的僻處。

禦風，禦寒，你的王宮庇護我

而甚至於並不知道……

我，你手下最微賤的一名，

大衛大王啊，我在你面前算得什麼呢？

『抵擋非利士人，你的力量保護我，』

我對他說：『我在神面前算得什麼呢，赫人？

然而我知道你，你，我手下最驍勇的一員，

我從王宮的高處認出了你的園子；

它因早晨的霧靄而發白，發藍；

太陽剛從那邊升起來……

我睡不着，那一夜，

我禱告得沉醉了；

上扶梯的時候，我走一步摔一下；
彷彿還睡着似的，我追趕一個夢，
夢見一隻異鳥，

它從一個房間到一個房間去飛奔，
我追趕得累了；

可是顯然上帝借它來引導我
直走到那個屋頂花園，
看！可以看見在那邊呢。

我重新看見我的鳥在你的園子裏，烏利亞，
當太陽一穿透霧靄的時候；

不錯，我所追趕的鳥……你笑嗎？

它是在那里——來，指點給我看，泉水的近傍；

它分開了蘆葦，

在那里，很安詳，

自以為不被人看見的，

在蕩漾的水中，

它洗澡了……

圍攻拉巴，不能分身，你沒有法子看見，親愛的烏利亞，

可是白莎佩也許會看見吧？——

白莎佩滿面緋紅，一聲不響，

俯臨着泉水，讓頭髮

垂到面上

以遮羞或掩笑。

白日早已低沉了；園子涵滿了陰影……

『烏利亞，』我說，『爲什麼你不進宮呢？』

莫非拿單……』『我不會重見到拿單陛下；

從蘭攻拉巴回來不會見到過。

大衛王，大衛王傲慢的拉巴還沒有打下啊……

我倒在王宮裏貪圖安息，

而你的人民却在盼待中度日如年！

不！只要戰士們，王啊，

一直轉輾在城牆的外面，

我的位置就一直在營裏，在他們的近傍；

我今晚要回到那邊去。』

『再同我們坐一會兒吧，烏利亞！』

到拉巴用得着多少時候呢？幾個鐘頭就行了——』

夜早已上來了；我們現在不再說什麼話；

天空如此澄清，我們聽見泉水的聲息，

一片朦朧，環繞在烏利亞的周圍，

彷彿是他的幸福的平靜的加濃……

可是欲念，約押！欲念進了靈魂

有如一個饑餓的生客。

約押 呃！大衛！王誰阻止你呢？把這個女人取過來好了。

大衛 不錯。我馬上就這樣辦了，約押。

他有一所小園。

我的屋頂花園中最小的也比它大哩！

我手裏早就拿滿了財富

與幸福，以致不能再多拿一粒，

可是那邊那個小幸福

我甘願爲了它把另外的完全扔下……

它是從如此寥寥中得來的，這個幸福！

似乎只消我的手一伸，

一想要它就把它拿到了，

一擱上去就把它佔有了……

約押 可是白莎佩呢，陛下？

大衛 不錯，白莎佩。唔！我原先以爲她更美。

她那樣的在他的園子裏顯得更好，

當她在泉水裏赤裸裸洗澡的那一刻。

白莎佩！白莎佩……你是女人嗎？你是泉水嗎？

我的欲念的朦朧的對象。

約押，當我終於把她抱到了懷裏的時候，

你會相信嗎，我簡直懷疑我所要的是她呢，

或者也許是那個園子呢……

還有那種酒！我喝的那種酒，

從他小小的葡萄樹得來的酒！

難道我已經喝盡了他所有的了？我怕如此。

我渴慕的是這種酒，我對你說：

似乎它點觸了，似乎一滴一滴的露潤了

我的心坎裏乾枯的一角。

你該記得：伯利恆的那種水

烏利亞在一個發燒的日子去爲我掙來的。

只有它能夠解我的渴；另外的都不成：

我渴慕烏利亞的那種幸福

而且要從如此寥寥中得來的……

得，約押！你曉得這是不可能的。

怎麼我就不再占有許多呢？

現在把這個女人帶回

到赫人的小園裏去吧。

如果我只耍她，那到什麼都好了；

無奈……而且我知道今晚他要回來了。

他將會發見他全盤的幸福都原封不動，

一如他離開的時候；至少他將以爲如此；

因爲船在海面上的痕跡，

男人在深湛的女體上的痕跡，

即使上帝，約押也認不出。

然而，約押當心被先知拿單知道。

【約押下】。

第三景

〔宮內同一室。——大衛王獨自一人，在夜中。〕

是你嗎，約押！……不。還是沒有什麼人。

看來我將要獨自一人直挨到天明了？

還有這個夜，這個夜將沒有盡頭了！

我已經禱告了上帝；我希望立即睡着；

可是從此以後還有一個睡眠給大衛嗎？

我願禱告上帝，而隨即開始夢想了……

白天裏肉眼看來是美的動作，

活該你夜裏由靈眼重見到的受呵！

你在剛做了的行爲的頂點不能入睡……

而在陰影裏把它追思了又追思，

就如同一個瞎子，爲的辨認起見，

用手撫摩他所愛的一個死人的面孔。

我將會在哪里重找到安息嗎？約押！願上帝爲我們免了

多少個既無睡眠又無愛的長夜呵。

一切都預備讓我睡覺；一切都沉默，

一切都早已睡着，在我的心裏，在天上地上，

我也要睡着了……於是赫人就來了。

他從夜中跳出來，突然的，我簡直不認識他；

只有守在我牀頭的燈照亮他。

他怎樣進來的？宮門都關着呀。

他老是站在我面前，不說一句話，也不脫下一口鐘。

『烏利亞，』我說，『是你嗎？回答我！你爲什麼來？你來做什麼？』

你們已經攻克了拉巴了？顯然是沒有。

我該早就知道……擦起你的一口鐘。我看見你的眼睛。對我講吧。

那麼講呀！爲什麼你一動也不動？

誰讓你來的？你要我怎樣？

你的白莎佩在等你哪。你的位置是在她的床上，她的近傍，

在你的園裏。走吧。回到那邊去吧。我要睡覺。』

爲什麼他老是不說一句話呢？

他要我什麼呢？禮物嗎？他向來不肯受的……

從前甚至於他還不肯喝

我見他不動而伸手遞給他的一杯甜酒。

他的現身，在夜中，拖延下去；

我覺得有時候床頭的燈似乎要熄滅了，

或者赫人，在陰影裏，似乎引退了……

是不是他走了許久纔到來了先知

拿單……啊！我今夜將不睡覺了……

我對你一再說過！拿單是可怕的……

可是約押，現在我得問上帝：人將幹麼呢，

如果他的每一個欲念背後都隱藏了神？

彷彿每一個字都從我自己的心裏拔出來似的，

在夜中，拿單開始講話了……

他說什麼呀！我願把他的話從我的心裏抹去呵……

他講一個窮人，什麼也沒有，只有一隻母羊，

那隻母羊，我對你說，是他買來餵養，

看着長大的，睡在他懷裏的，他愛的。

『夠了，拿單！我曉得；它名叫白莎佩。

住口。』——可是他，好像不曾聽見我，繼續下去：

『窮人的近隣住着一個大富戶，

他有那麼大的財產，

那麼多的牲口，以致數也數不清。

一個飄泊的旅客來到了富家……」

「夠了，拿單！夠了！我認識他就是我的欲念……」

「他餓了。」「我不知道給他吃什麼好。」

「於是富戶，雖然他有那麼多的財產……」

「我所有的沒有一件能滿足我的欲念了。」

「假裝眼睛看不見自己的那些財產。」

他去找窮人的財產了。」「旅客所要求的就在那里；

別的都_不成，我對你說過，都不能滿足他。」

我徒然想叫他緘口；

他講得很響，不下於一位王在屋子裏。

「窮人當作全財產的母羊，他把它拿去了。」

「夠了，拿單！夠了……你那富戶真該死！」

「窮人當作全財產的母羊，他把它拿去了……」

「作客的欲念所要的甚至於還不在那里呢……」

看他的白莎佩，我已經還了他了。

我要她要連帶他那所園子的陰影。

我所要的，是烏利亞的幸福，在如此簡單的

那些東西之間，他爲了侍候我而讓……

我，我真願追悔，可是我幹了什麼？

我動念的時候，白莎佩

轉到了我的眼前，我就只看見她了。

可是現在……」是你嗎，約押？

「約押上，筆直的站着，在暗裏，在門前，不說話。

不錯，是你。

終於來了！我等你就像等天明。

你是從拉巴回來？赫人跟你一同回來了嗎？

城已經打下了嗎？沒有。否則你早就對我講了。

你在那邊幹了什麼？我的命令你都奉行了沒有？

我沒有對你說過嗎……烏利亞居勇士之列；

勇冠三軍，他該配置在最前線……

你不說什麼……你沒有使他接近城牆嗎？

太近了……然後，你們全軍退却，拋下了他……

別作聲，約押！這種種就是神也不該聽見的，

我不該知道它，爲的怕永遠忘不了它……

不要說！不要說！說他睡在他的園子裏，在他的葡萄樹近旁吧！

「曉色漸次透入宮中，隱約照見約押，並顯出其後一披黑紗女人。」

你背後帶來了什麼，在暗影裏，身穿喪服的……

白莎佩……

走吧！帶她回去！我已經告訴你我再願再看見她了……

我討厭她！

浪子回家

給 阿威·方丹 (Arthur Fontaine)

「浪子回家」最初發表于「詩與散文」(Vers et Prose) 一九〇七年三月至五月號。

我在這兒，爲私心的快慰，有如古人描繪在三聯圖裏，描畫了救世主耶穌基督給我
們講的這一篇喻言。混亂了兩重鼓舞我的感興，我並不想表彰任何神明對於我的勝
利——也不想表彰我自己的勝利。然而，若讀者問我要虔誠，也許在我的畫中不至於找
不到在那兒，像一個施主在圖角上，我跪着，學浪子的模樣，同時也像他一樣的一邊含笑，
一邊掛一臉眼淚。

浪子

久別以後，厭倦了幻想，厭棄了自己，浪子在這種自尋的貧困中沉淪，想起了父親的面孔，想起了那個並不小的房間，從前母親常去憑倚在他的床頭的，想起了那個流水貫注的園子，終年緊閉，從前老想逃出來的，想起了從來不愛的節儉的哥哥，他倒把浪子不能揮霍的那部份財產還保留下來呢——浪子自認他並未找到幸福，甚至於也無法再延長這種在幸福以外追尋的陶醉。『啊！』他想，『如果父親，原先生我氣，以為我死了，也許，不管我罪孽深重，重見我就會快樂吧！』啊！卑下的走到他身邊去，頭低着，罩滿着灰土，跪在他面前，對他這樣說：「父親，我作了孽，違逆了天也違逆了你，」我怎麼辦呢，要是他用手把我扶起來，對我說：「進來吧，孩子！……」而浪子早已虔誠的上路了。

走出山來，他終於認出了家屋的煙頂，時已傍晚了；可是他要等夜陰來把他的可憐

相遮住一點兒。他從遠處聽出了父親的聲音；兩膝打戰了；他倒下地來，用手把面孔掩住了，因為他失體面，自覺可恥，明知道他倒是正出的兒子。他餓了；他只有放在破大氅的褶縫裏，一把甜橡實，他久已像他畜養的豬一樣，用來充饑了。他看見他們預備晚飯。他認清母親走到石階上來了……他不再停頓在那兒了，直跑下山去，走到院子裏，引起了犬吠，畜生不認識他了。他想告訴僕人，可是他們不相信，走開了，去報告主人；他來了。

無疑的，他一向在等着浪子呢，因為他一看就認識了。他張開兩臂；於是浪子跪在他面前，用胳膊遮臉，舉右手，對他呼號：

『父親！父親！我作了大孽，違逆了天也違逆了你；我再也不配你叫我作兒子了；可是至少，當作你的僕人吧，僕人中，最末一個吧，在家裏的一角，讓我過活……』

父親把他扶起來抱住了：

『孩子！祝福你回到我身邊來的這一天！』他的快樂，溢出了心頭，哭了；他從他剛在吻的兒子的額上抬起頭來，轉過去對僕人說：

「拿最好的衣服來；給他穿鞋子；給他戴一隻珍貴的戒指。到牛欄裏去挑一頭最肥的小牛來，把牠宰了；預備一個歡樂的宴會；因為我以為死了的孩子還活着哩。」

消息傳開了，他跑來跑去；他不讓別人去報告：

「娘，我們哭的兒子回來了。」

全家人的歡樂湧起來像一支歌，鬧得長子不安。他出席合家宴：那是因為父親請他去，逼得他沒有法子。滿桌的客人，因為連最低微的僕人都請去了，只有他扳一副生氣的面孔；對懺悔的罪人，為什麼比對他自己，對從未犯罪的他，還要優待呢？他不尚愛，尚常道。他肯出席，那是因為，看在弟弟的面上，且給他一夜的快樂；那是因為父母已經答應他明天申斥浪子，他自己也預備好好的教訓他一頓。

火炬熏天，食事完畢了。僕人打掃過了。現在，在沒有半絲兒風起的夜裏，闔宅疲倦了，

一個一個都睡去了。然而，在浪子隔壁的房間裏，我知道有一個孩子，浪子的弟弟，一夜到天亮，總是睡不着。

父親的責備

上帝，像一個孩子我今天跪在你面前，掛一臉眼淚。我把你警世的喻言記起了抄在這兒，那是因為我知道你的浪子是怎樣一種人；那是因為我從他的身上看出了我自己；那是因為我從我自己的心裏聽出了，有時候暗地裏背唸着，你叫他在苦海底裏喊出來的這句話：

『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糧有餘，我倒在這兒餓死嗎！』

我想像到父親的擁抱；受那樣一種愛的煖熱，我的心都融化了。我甚至於想像到原先的苦惱啊！我想像到人們所要求的一切。我相信那種種；我就是那個人，他的心跳着，當他走出山來重見久別後家屋的藍頂。那麼我還等什麼呢，不一直奔回家去；不進去——他們在等我呢。我早已看到了他們準備的肥牛犢……停！停！別那麼趕開酒筵吧！——

浪子，我想起你來了，先給我講，迎歸宴以後，第二天，父親對你說什麼。啊！任憑是長子教唆的，父親，我願不時從這些話裏聽出你的聲音來！

「孩子，你當初爲什麼離開我？」

「我當真離開過你嗎？父親，你不是到處都在嗎？我始終愛你，從沒有忘掉過啊。」

「別強辯。我有家安置你。爲了你才立的家。爲了你的靈魂得到託庇，得到合式的逸樂，得到安適，得到正務，一代代辛苦下來了。你是後嗣，你是兒子，你爲何逃出家去呢？」

「因爲家關住我家，不是你，父親。」

「這是我立的，而且是爲了你。」

「啊！這不是你說的，是哥哥說的話。你，你造世界，造家和家以外的一切。家是別人造的，你負了名義，我知道，別人動了手。」

「人總需要屋頂遮頭。狂妄之至！你以爲可以露天睡覺嗎？」

「有什麼狂妄呢？許多比我窮的人就那樣過下來了。」

「那是窮人窮，你並不。誰也不能拋棄財富的。我曾經使你出人頭地，成爲富人。」

「父親，你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我當初離家的時候，我把我的財寶能帶的都帶走了。不能帶的財產於我何有呢？」

「所有你帶走的財產，你都胡亂的浪費了。」

「我把你的黃金換歡樂，把你的訓戒換幻想，把我的純潔換詩，把我的端嚴換欲望。」

「難道就爲了這樣，你節儉的父母才盡力傳授給你這許多德性嗎？」

「爲了讓我受一種更美的火焰來灼吧，也許是一種新的狂熱把我點着了。」

「想想摩西在聖樹叢裏看見的那種純潔的火焰吧：它發光而不燃燒。」

「我見識過燃燒的愛。」

「我倒想教給你清涼的愛哩。你看，一轉眼完了，給你留下了什麼呢，浪子？」

『這些歡樂的記憶。』

『以及歡樂後接上來的貧困。』

『在貧困中，我覺得接近你了，父親。』

『那麼是困苦把你逼上我這兒來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倒是在沙漠的乾燥中我最愛口渴呢。』

『你的困苦使你更覺得財富可貴了。』

『不滿不是你聽不懂我的話嗎？父親？我的心，什麼都空了，只裝滿了愛。用了我所有的財產，我買了狂熱。』

『那麼你遠隔了我幸福嗎？』

● 舊約出埃及記第三章：『耶和華的使者從荆棘裏火燄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荆棘被火燒

着，卻沒有燒燬。』——譯者。

「我不曾覺得遠隔了你啊。」

「那麼是什麼東西催你回來的說？」

「我不知道。也許是懶吧。」

「懶，孩子！怎麼倒不是愛？」

「父親，我告訴過你了，我從沒有比在沙漠裏更覺得愛你呢。可是我倦了，每朝都倦於覓食了。在家裏，至少吃得好。」

「對了，家裏有僕人侍奉。這樣看來，引你回來的倒是饑餓了。」

「也許還有卑怯，疾病……那種朝不保夕的食物到底使我一天天弱下來了；因為我吃野菜，吃蝗蟲，吃蜜。不安的生活，當初倒激動了我的狂熱，我越過越壞了。夜裏，當我受寒了，我就想起我父親家裏有床給我鋪好呢；當我斷食了，我就想起我父親家裏有豐富的肴饌總保我吃不盡呢。我屈服了；再掙扎下去，我覺得再也沒有勇氣，沒有氣力了，然而……」

『那麼你就覺得過冬發胖的小牛好了。』

浪子嗚咽着，將面孔直撲到地上：

『父親！父親！甜橡實的野味，不管怎樣，還留在我的嘴裏呢。沒有什麼東西會蓋住那種味。』

『可憐的孩子！』父親一邊把他扶起來，一邊對他說，『我也許對你說得太兇了。你的哥哥要這樣的；這兒是他作主，他要我對你說：「你在家以外，永遠不會得救。」可是聽我說：是我造你的；你心裏有什麼，我都知道。我知道什麼東西催你出門的；我是在前頭等你。你該叫我啊……我在那兒呢。』

『父親！那麼我不回來也可以找到你了？』

『如果你覺得沒有氣力了，你自然可以回來了。現在去吧；到我給你預備好的房間裏去吧。今天夠了；你休息吧；明天跟你的哥哥再談。』

哥哥的責備

浪子開頭就從高處下手。

『大哥，』他開口了，『我們兩個人不大相同，哥哥，我們兩個人不相同。』

哥哥：

『這是你的錯。』

『爲什麼是我的？』

『因爲我是合乎常道的；一切出乎常道的都是狂妄的果或種子。』

『我能有的特點都是缺點麼？』

『只有引你回常道的可稱爲德性，其他一切，都應當克制。』

『我就怕這種戕害呀。這些受諸父母的你也想撲滅。』

「呃不是撲滅。是克制。我已經說過了。」

「我聽得很清楚。反正是一樣的，我已經克制了我的德性了。」

「也就是因此我重新發見它們了。你得把它們發揚光大。你得聽懂我的話：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低降，是要你上進；你肉體上和你精神上最不相同，最不受約束的元素都得諧和的聯合起來，壞的得培養好的，好的得受制於……」

「這種上進也就是我尋找的，也就是我在沙漠裏找到的——也許和你要我做的沒有什麼不同。」

「老實說，我倒想非要你那樣做不可哩。」

「父親倒沒有說得這麼兇。」

「我知道父親對你說什麼。那是含糊的。他自己再也說不明白了；因此誰叫他說什麼，就說什麼。可是我懂他的意思。在僕人中我是傳話人，誰想懂父親的意思就得聽我的。」

『沒有你，我也很容易聽懂。』

『你自以為聽懂罷；可是實在聽不懂。解釋「父親」的意思不該有幾種解釋法；聽他的話不該有幾種聽法。愛他不該有幾種愛法；這樣一來，我們才可以聯合在他的愛中。』

『在他的「家」中。』

『這種愛引我們向家中；你很知道的，因為你畢竟回來了。告訴我，現在是什麼東西引你離家的？』

『我老覺得「家」不是全宇宙。我自己呢，我並不完全如你所盼望的那樣一種人。我不由自主的想像另外的文化，另外的地方，想到許多路可以走，許多路沒有人踩過；我想像我身上覺得有一個新生命跳出來了。我就逃走了。』

『想想看，如果我像你一樣的拋棄了父親的家，那會弄到什麼地步呢。僕人和盜賊一定把我們的財產都搶完了。』

「那於我也沒有多大關係，因為我瞥見了旁的財產……」

「你妄自誇張罷了。弟弟，無規律狀態的確有過。人是從怎樣一種混沌中出來的，你不妨領教領教，如果你還不知道。他出來得不好；帶一身原始的重量，只要神靈一放手，不再提起來，他就重新掉下去了。你不要以己身作試驗：組成你的各種安排得很好的成分專等你一放縱，一鬆，就歸於無主狀態了……可是這一點你永遠不知道，就是人造就人，要經過多長的時間。現在模型已經得到了，我們就得保住好。『你要持守你所有的。』聖靈對教會的使者說，●他接着又說：『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你所有的，就是你的冕冠，就是這個在他人上亦在自己上的皇權。你的冠冕，篡奪者伺候着；他到處都在；他巡行在你的周圍，你的身上。持守吧，弟弟！持守吧。』

「我早已放手了；我不能再握住我的財產了。」

「能；我幫助你。你不在家，我已經給你把這份財產看守住了。」

「還有聖靈的這句話，我也知道；你沒有引全。」

「的確，接下去是這樣：『得勝的，我要叫他在上帝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裏出去。』」

「『必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就怕這一點。」

「要是爲他的幸福起見呢？」

「啊！我知道。可是這個殿裏，我卻在過……」

「你出去以後一定覺得不好，既然你又願意回來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現在是回來了；我承認。」

「你在外邊能找到的財產，這兒那一件不有餘呢！或者竟可說：只有在這兒是你的財產。」

「我知道你給我保守了一些財富。」

「你所不能浪費的那一份財產，這就是說，我們公共的，我們大家的那一份地產。」

「那麼我自己的就一點也沒有了？」

「有；有一份特別的資產，父親也許還肯傳給你。」

「我就要那一份；我只願意要那一份。」

「狂妄之至！誰也不會問你願意不願意。在我們中間不妨說，這一份財產是靠不住的；我倒想勸你放棄它。那一份個人的資產，就是它毀了你；就是你一下子浪費了的財產。」

「另外的我不能帶走。」

「你回來看還是原封不動。今天夠了。享受家裏的安息吧。」

「那很好，因為我疲倦了。」

「那麼，祝福你的疲倦！現在去睡覺吧。明天母親跟你再談。」

母親

浪子，你聽了哥哥的一席話，精神還反抗，現在讓心來說話吧。這於你是多麼舒服啊，伏在坐着的母親的腳下，面孔藏在她的兩膝間，感覺她愛撫的手抑下了你倔強的頸背！

「爲什麼你離開我那麼久？」

當你只用眼淚來回答的時候：

「現在爲什麼哭呢，孩子？你已經回到我這裏來了。我等你，眼淚都灑完了。」

「你還等我？」

「我盼你，從沒有忘掉過。每夜臨睡覺，我總想：要是他今夜回來了，他會開門嗎？我總要很晚才睡着。每早，還沒有完全醒呢，我就想：今天他不會回來嗎？我就祈禱。我祈禱了不知多少次，你終於回來了。」

『你的祈禱逼了我回來。』

『別笑我，好孩子。』

『母親啊！我很卑下的回到你身邊來了。看我把面孔低到你的心底下呢！我昨天的念頭，到今天沒有一個不覺得空了。在你身邊，我簡直不懂當初爲什麼離家。』

『你不再出去了？』

『我再不能出去了。』

『那麼當初是什麼東西引了你出外呢？』

『我不願意再想它了：沒有什麼東西……我自己。』

『那麼你從前以爲遠離了我們幸福嗎？』

『我並不想追尋幸福。』

『你追尋什麼呢？』

『我追尋……我是誰。』

「啊！你是你父母的兒子，你弟兄的弟兄。」

「我不像我的弟兄。別再講吧。反正我現在是回來了。」

「不；還談談看；別以爲你的弟兄跟你那麼不同吧。」

「此後我惟一的心念就是學你們。」

「你說這句話，好像有幾分不得已。」

「沒有比實行立異更使人易倦了。那個旅程終叫我走倦了。」

「你老了許多了，真的。」

「我受了許多苦。」

「可憐的孩子！一定的，你在外邊每夜都沒有給鋪床，每飯也沒有人給你排桌

子吧？」

「我找到什麼，就吃什麼，往往只有生的或爛的水果充飢。」

「你至多不過挨餓吧？」

「正午的太陽光，夜心的冷風，沙漠上不定的沙子，刺得我腳上流血的荊棘，這一切全不能攔阻我，可是——我沒有對哥哥說——我還得服事……」

「爲什麼早不說呢？」

「許多壞主人，他們蹂躪我的身體，激我的狂妄，簡直不給我什麼東西吃。到那時候我就想：啊爲服事而服事……在夢裏我重見到家了；我就回來了。」

浪子重新低下了被母親撫摩的面孔。

「現在你要做什麼呢？」

「我對你說過了：我想盡力學大哥；管理家產；像他一樣的娶一個女人……」

「一定的，你想到誰了，告訴我吧。」

「啊！不管哪一個都好，隨你挑。你從前給哥哥怎樣辦，就給我怎樣辦吧。」

「我倒想依你的心來挑呢。」

「有什麼要緊呢？我的心挑過了。我放棄從前帶了我遠離你們的狂妄。指導我選擇

吧。我服從，我對你說。我將同樣要我的孩子也服從；我的企圖也就不再像從前那樣的不着邊際了。」

「聽我說；現在有一個孩子你早就可以管了。」

「你說什麼，你講誰呢？」

「講你的弟弟，你離家的時候他還不滿十歲，你不大認識他了，他卻……」

「講吧，母親；你爲什麼不安呢，現在？」

「在他身上你卻可以認出你自己來。因爲他和你離家的時候完全一樣。」

「像我？」

「像你從前一樣，我對你說，可惜唉！還不像你現在一樣變過來。」

「願他將他變過來。」

「但願馬上叫他變過來。你跟他談談去；他一定會聽你的，你這浪子。好好的告訴他

路上有多少的艱難；免了他……」

「可是什麼事弄得你爲了弟弟這樣驚恐呢？也許不過是面貌相似罷了……」

「不，不；你們兩兄弟的相似點不在表面上。我現在爲了他不安，比從前爲了你更不安呢。他太好讀書，又不常讀好書。」

「就不過如此嗎？」

「他常常爬到花園裏最高的地方，從那兒，你知道，望過牆頭去，望得見四鄉。」

「我記得。就如此嗎？」

「他跟我們在一起，遠不如在田裏的時候多。」

「啊！他在那兒做什麼呢？」

「倒也不做什麼歹事。可是他常常去找的並不是農夫，倒是最遠的流氓，以及外鄉人。尤其是那一個從遠方來的，給他講故事的。」

「啊！那個牧豬人。」

「對了。你認識他嗎？……聽他講故事，你的弟弟每晚都跟他到豬圈去。他只回來吃

飯，也沒有胃口，衣服上滿是臭氣。告誡也沒有用；倔強得很，管也管不住。有幾個早上，天剛亮，我們誰也沒有起來哩，他就跑去看那個牧豬人出去放豬，直跟到大門口。」

「他，他知道不應該出去的。」

「你從前也知道的！總有一天他會逃開我的，我相信。總有一天他會走的……」

「不會的，我跟他談談去，母親，你不用怕。」

「你的話，我知道他會聽的。第一晚你看見他怎樣看你嗎？你的破衣服上罩了何等大的魔力呵！接着又罩上了父親給你穿的紫袍子。我怕他心目中把這一種和那一種混淆了，而且怕引誘他的還是原先那破衣服吧。可是這種猜想現在我覺得太過了；總之，如果你，好孩子，預料到那許多艱難，你一定不離開我們了，是不是？」

「我再也不知道當初我怎麼會離開你，母親。」

「呃，很好！這一切，都告訴他吧。」

「這一切，我明晚都告訴他。現在在我的額上吻一吻吧，像我小時候你看我睡覺一

樣。我。睏。了。」

「去睡覺吧。我去給你們都祈禱一下。」

和弟弟的談話

這是在浪子隔壁，一個並不小，四壁光光的房間。浪子手裏拿着燈，走過床邊去，他的弟弟正躺在床上，臉對着牆壁。他開口了，聲音低低的，怕孩子睡着了，這樣才不至於鬧醒他。

「我想跟你談談，弟弟。」

「誰教你不談呢？」

「我以爲你睡着了。」

「不睡覺也可以做夢。」

「你原來做夢呵；那麼夢到什麼呢？」

「與你何涉！既然我自己就不懂我的夢，我想你更不能給我解釋了。」

「那麼它們是很不可捉摸了？要是你講給我聽，我倒想試試看。」

「你的夢呢，難道是你自己選擇的嗎？我的卻只能由它們作主，比我自己還自由……你來幹什麼呢？爲什麼攪醒我呢？」

「你沒有睡着，我來輕輕的跟你談談。」

「你有什麼話跟我談呢？」

「沒有什麼了，要是你用這種語氣。」

「那麼再見。」

浪子走到門口去，可是把不過微微的照亮房間的那盞燈放在地上，於是，走回來，坐在床沿上，在朦朧裏慢慢的撫摩孩子那翻過去的面孔。

「你回答我的話比我從來回答哥哥的話還要兇。然而我從前也反對他。」
倔強的孩子突然直翻起身來了。

「說吧，是哥哥叫你來的嗎？」

「不是，小弟弟；不是他，是母親。」

「啊！你自己倒不會來。」

「可是我來是爲朋友。」

翻起身來，孩子一眼瞧住了浪子。

「在我的親人中怎麼會還有人是我的朋友呢？」

「你誤解大哥了……」

「別對我講他吧！我恨他……我討厭他極了，一提他我就忍耐不住。他就是使我對

你說氣話的原因。」

「怎麼會這樣呢？」

「你不會明白。」

「然而講講看……」

浪子把弟弟抱過身邊來，而孩子也早已軟化了。

「你回來那一晚，我睡不成覺。整夜我想着：我另外還有一個哥哥，我卻不知道……就爲了這個，我的心纔那麼厲害的跳着，當我在院子裏看見你走進來，滿身罩滿了光彩。」

「唉！我那時候是罩着破衣服呀。」

「是的，我看見的；可是早就光彩奕奕了。我又看見父親做什麼了：他給你帶一只戒指，大哥沒有的戒指。我不想向誰問你的底細；我只知道你是從很遠的地方來，你的眼睛，在酒筵上……」

「你在場嗎？」

「噢！我知道你沒有看見我；你始終望着遠處，什麼也沒有看見。第二晚你跟父親談話，那還好，可是第三晚……」

「講吧。」

「啊！即使單是一句親愛的話，你也可以對我說呀！」

「那麼你等我了？」

「等死我了！你以為我本來就討厭大哥到這個地步嗎？如果你那一晚不跟他談，不跟他談得那麼久？你那時候有什麼話說呢？你明白，如果你像我，你就跟他沒有什麼共通點了。」

「我曾經犯了大過失，違逆了他。」

「會這樣嗎？」

「至少違逆了父母。你知道我曾經從家裏逃出去過的。」

「是的，我知道的。那是多年以前了，是不是？」

「那時候差不多跟你一樣大年紀。」

「啊……這就是你所謂過失了？」

「對了，這就是我的過失，我的罪孽。」

「你走的時候，就覺得不好嗎？」

『不倒覺得我應該走呢。』

『後來出了什麼事了，竟把你當初的真理改成了謬誤？』

『我受了許多艱苦。』

『就爲了這一點你纔說我犯了過失了？』

『不，不確是就爲了這一點我纔反省了。』

『那麼你以前就沒有反省過？』

『不，反省過，可是軟弱的理智由欲望排佈了。』

『就像後來由痛苦排佈了。以至於今日你回頭了……屈服了。』

『不，不確是；不得已罷了。』

『你終於放棄了那種生活，你從前倒願意過的。』

『我的狂妄勸我過的。』

孩子停了一會兒，不作聲，於是突然嗚咽哭泣起來了：

「哥哥！我就像你離家的時候一樣。噢！說吧！那麼你在路上只碰到欺騙的東西嗎？那麼我預料到外邊和這兒不同的一切都是海市蜃樓嗎？我心裏感覺到新的一切都是癡心妄想嗎？說吧！你在路上碰到了什麼灰心事？噢！什麼事催你回來的？」

「我一向追尋的自由，失去了；變成了俘虜，我得服事。」

「我在這兒也是俘虜。」

「唔，可是服事壞主人呢；在這兒，你服事的畢竟是父母。」

「啊！爲服事而服事，難道連選擇主人的自由也沒有嗎？」

「我從前也希望過。看我的脚能帶我多遠，我就走多遠，像掃羅尋他的驢子，我尋我的欲望；可是他找到王國，我卻尋到苦難。然而……」

● 舊約撒母耳記上篇第九章至第十章講掃羅爲父親尋驢子，走了許多地方，找不着。後來找先知撒

母耳問路，撒母耳已先得耶和華指示，立掃羅爲以色列人的國王。——譯者。

「莫非你迷了路了？」

「我是一直向前走的。」

「你敢自信嗎？然而還有旁的王國，還有無王的國土，你可以發現呢。」

「誰告訴你的？」

「我知道的。我感覺到的。我彷彿早已在那兒統治了。」

「狂妄之至！」

「啊！這是大哥對你說的話。爲什麼，你現在你又對我說呢？怎麼你不保留這個狂

妄呢！那你就會回來了。」

「那我就不會認識你了。」

「不至於，不至於，那邊，在那邊我可以會你，你可以認出我是你的弟弟；我甚至於還

覺得，就爲了找你，我現在要走呢。」

「你現在要走嗎？」

「你不了解嗎？你自己不鼓勵我走嗎？」

「我倒想免你一歸；可是先得免你一走呢。」

「不，不，不要對我說這種話；你也不願意說這種話的。你自己也是這樣的，是不是，你從前走的時候，也像一個出征的人吧。」

「而這也就使我更覺得服事難忍受了。」

「那麼你爲什麼屈服呢？不是你早已這樣疲倦了。」

「不，還不是；可是我懷疑了。」

「你說什麼？」

「懷疑一切，懷疑我自己；我想歇足，想歸附一方了；這個主人所許我的安適把我引誘來了……唔，我現在感覺得很親切，我完了。」

浪子垂下了頭，用手掩住了眼睛。

「可是當初呢？」

「我長年長月的走過，野蠻的大地。」

「沙漠？」

「不完全是沙漠。」

「你在那兒找什麼？」

「我自己也鬧不清楚了。」

「你站起來吧。看牀頭桌子上，那邊，那本撕破的書旁邊。」

「我看見一只開了口的石榴。」

「這是那一晚牧豬人帶給我的，那一次他出去了三天。」

「對了，這是一只野石榴。」

「我知道；它是酸得有點兒可怕的；然而我覺得，如果我渴極了，我會咬它吃的。」

「啊！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我在沙漠裏就是找這種口渴。」

「這種口渴非吃這種不甜的水果不能解……」

「不越吃越喜歡這種口渴。」

「你知道它是在什麼地方採來的？」

「這是在一個荒廢的果樹園裏，到那裏近黃昏了，四周再沒有園牆隔開沙漠了。那裏有一條小溪流過，有一些半熟的水果掛在枝頭上。」

「什麼水果呢？」

「跟我們園子裏的一樣；不過是野的。那邊成天都很熱。」

「聽我說；你知道我今晚爲什麼等？你不等今夜完了我就要出去呢。今夜；今夜，不等發白了……我已經束好腰了，今夜我已經藏好草鞋了。」

「什麼！我不能幹的，你倒要幹了……」

「你給我開了路，想到你，我就會有勇氣。」

「我應該敬佩你；你倒應該忘掉我。你帶什麼東西呢？」

「你知道的，我是小兒子，沒有什麼家產承繼的。我出去，什麼也不帶。」

「倒是這樣好。」

「你從窗口看到什麼了？」

「我們先人睡在那兒的園子。」

「哥哥……」（孩子從牀上站起來，用了變得和聲音一樣溫柔的胳膊，圍住了浪子的脖子。）「跟我一塊兒走吧。」

「留下我吧！留下我吧！留下我來安慰母親吧。沒有我，你一定更勇敢。現在是時候了。天發白了。一聲不響的走吧。來吻我一吻吧，弟弟：你帶走了我一切的希望。勇敢點；忘掉我們；忘掉我。但願你不至於回來……慢慢的走下去。我拿燈……」

「啊！握我的手，一直到大門。」

「留心石階……」